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论思想方法和  
工作方法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温济泽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本书编辑人员名单

主 编 温济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副主编 (以姓氏笔划为序,下同)

邢贲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林基洲(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曾彦修(人民出版社)

编 辑 王正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李崇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张静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赵凤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姜国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夏甄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编者说明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几十年的实践证明，遵循这条思想路线，革命事业就能顺利发展；违背这条思想路线，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挫折。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了更好地贯彻这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编成这本书。

这本书只能说是一本入门书或工具书。希望读者能够从中找到线索，更好地阅读这些经典作家们的有关原著。如果读者能够因此更好地学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那正是我们的愿望。

本书所选编的论述，是从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列宁文稿》、《斯大林全集》和相应的选集中辑录出来的。为了便于学习，对于已经收入了选集的文献，我们一般采用的是选集的译文和出处。只有部分论述是根据最新的译文订正的，但仍然采用选集或全集的出处，只是在出处前标有“参见”二字，以示区别。

本书章节和各条论述的编排，在各章各节之间并没有绝对的



界限，放在某章某节的论述，有的也可以放在另外的章节。希望读者要善于领会每段论述的精神实质。如发现摘录和编排有不妥之处，尚请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改进。

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顾问张仲实同志提了宝贵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卢冀宇、吴元梁、李景源、梁映东、蔡祖鹏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王树才、厉兵、沈才彬、李存光、李安宏、陈德成、赵光远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丁中柱等同志参加了本书选编的部分工作；人民出版社马列著作编辑室的有关同志为了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均在此谨致谢忱。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一日

# 目 录

|  |    |
|--|----|
|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 1  |
|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 .....                                     | 1  |
| 1.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又是完整的世界观 .....                                 | 1  |
| 2.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                                   | 4  |
| 3.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是工人<br>阶级认识世界的工具.....                 | 5  |
| (二)马克思主义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br>识阐明的人类经验的总结 .....               | 7  |
| 1.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br>优秀成果的继承者.....                | 7  |
| 2.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br>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              | 13 |
| 3.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从<br>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 | 15 |
| (三)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                                    | 17 |
| 1.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怎样的,就应当怎样了解它.....                                  | 17 |
| 2.不要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要善于抓住它的实质 .....                             | 18 |
| 3.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br>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         | 22 |
| (四)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 26 |
| 1.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                                    | 26 |



|   |    |
|---|----|
|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br>为转移 .....     | 31 |
| 3.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                         | 37 |
| (五)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br>向前推进 .....     | 41 |
| <b>二、从事实出发, 实事求是</b> .....                    | 45 |
| (一)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唯物主义认识<br>论的基础 .....       | 45 |
| 1.唯物主义是对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了解 .....                     | 45 |
| 2.一切观念都是现实的反映 .....                           | 48 |
| (二)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而是研究的最终结果 .....                | 52 |
| 1.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 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 .....            | 52 |
| 2.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是从原则出发, 而是从事实出发 .....             | 55 |
| (三)事实是我们的政策和策略的基础 .....                       | 57 |
| 1.正视真实情况, 实事求是, 在政治上永远是最好的和唯一正确<br>的原则 .....  | 57 |
| 2.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事实作为自己制订政策和策略的<br>前提和基础 .....   | 63 |
| 3.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 最危险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策略建筑在<br>主观愿望上 ..... | 65 |
| 4.在制订政策和策略时应当估计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国家的<br>具体状况 .....     | 67 |
| (四)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地改变我们的政策和策略 .....                 | 71 |
| 1.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来改变我们的政策和策略 .....                  | 71 |
| 2.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 巧妙地从一个方法过渡到<br>另一个方法 .....  | 74 |
| 3.制订策略不能忽视远大目标, 能最快、最有把握实现目标的                 |    |

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 .....77

### 三、理论和实践必须统一 .....80

#### (一)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80

1.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80

2.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85

#### (二)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是一个过程 .....88

1. 从感觉到思维,从思维到实践,是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 .....88

2.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 .....95

3. 我们时代的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的认识便达到什么程度 .....101

4. 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唯心主义片面地、夸大地发展了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 .....105

#### (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107

1.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 .....107

2.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108

3. 正确的理论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和充满必胜的信心 .....117

####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20

1.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120

2. 党的决议、政策和指示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125

3. 理论要由实践赋予活力,要由实践来修正,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 .....129

### 四、要辩证地思考问题 .....134

#### (一)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唯物主义为基础 .....134



|   |                |
|---|----------------|
| 1. 唯物辩证法首先要求观察的客观性 .....                              | 134            |
| 2. 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因而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br>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 .....  | 140            |
| <b>(二) 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把握事物 .....</b>                        | <b>143</b>     |
| 1. 宇宙是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总体 .....                               | 143            |
| 2. 只有辩证法才是发现现实联系的科学方法 .....                           | 146            |
| 3. 辩证法要求从联系、运动和相互作用中来考察事物 .....                       | 148            |
| 4. 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 .....                         | 154            |
| <b>(三) 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观察事物 .....</b>                        | <b>158</b>     |
| 1. 事物是充满矛盾的运动变化的发展过程 .....                            | 158            |
| 2. 要把世界上的一切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 不可<br>固执一面 .....            | 163            |
| 3. 思维同样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曲折过程 .....                             | 167            |
| <b>(四)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b>                            | <b>170</b>     |
| 1. 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                         | 170            |
| 2. 反对用一般的抽象公式代替具体分析 .....                             | 172            |
| 3. 要善于研究、探求事物的具体特点 .....                              | 175            |
| <b>(五) 思维的辩证方法和逻辑 .....</b>                           | <b>178</b>     |
| 1.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是一致的 .....                               | 178            |
| 2. 科学抽象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事物 .....                        | 181            |
| 3. 分析和综合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 .....                             | 187            |
| 4. 从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过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                   | 189            |
| 5. 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 .....                                 | 195            |
| <br><b>五、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b>                          | <br><b>200</b> |
| <b>(一) 调查研究必须收集丰富的材料, 把握事实的总和 .....</b>               | <b>200</b>     |
| 1. 社会调查是研究社会、做好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 对实际经<br>验缺乏研究是官僚主义的根源 ..... | 200            |
| 2. 只有充分地占有材料, 掌握事实的全部总和, 才能把握现                        |                |

|   |            |
|---|------------|
| 实的运动 .....  | 205        |
| 3. 只有仔细地、认真地收集、研究各种客观事实 and 实际经验，<br>才能确定任务和策略 .....        | 208        |
| 4. 谁不怕用功夫，有决心去独立研究、掌握事实和材料，<br>谁就能找到真理 .....                | 210        |
| <b>(二) 必须考察基本的历史联系 .....</b>                                | <b>212</b> |
| 1. 用科学的眼光观察社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br>历史联系，对它作历史的考察 .....         | 212        |
| 2. 社会是一个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必须分析这个机体<br>的各种关系和认识它的发展规律 .....       | 218        |
| 3.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阶<br>级地位的变动，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确切分析 ..... | 224        |
| <b>(三) 从事物的现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 .....</b>                             | <b>232</b> |
| 1. 现象是本质的表现，规律是本质的反映 .....                                  | 232        |
| 2. 通过现象认识本质 .....   | 235        |
| <b>(四) 注重典型研究，抓住主要环节 .....</b>                              | <b>238</b> |
| 1. 在解决某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要首先把握住最典<br>型的事情 .....                   | 238        |
| 2. 抓住主要环节，就能掌握事物的整个链条 .....                                 | 241        |
| <br><b>六、 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b>                          | <b>243</b> |
| <b>(一)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b>                                 | <b>243</b> |
| 1.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是<br>人们社会活动的基础 .....             | 243        |
| 2.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   | 246        |
| 3. 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我们革命胜利最深的<br>泉源 .....                     | 249        |
| 4. 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br>真正解放而斗争 .....               | 251        |



## (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

首创精神 ..... 258

- 1.马克思主义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  
革命首创精神 ..... 258
- 2.紧密联系群众,走在群众前面,争取群众对自己的信任  
和支持 ..... 262
- 3.向群众学习,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忽视群众经验的领导者  
决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领导者 ..... 266
- 4.我们党和千百万非党群众之间的联系愈实际,我们的成就  
愈可靠 ..... 271
- 5.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  
立的 ..... 272
- 6.社会主义在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中前进 ..... 277

## (三)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前进 ..... 282

- 1.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创造独立的思想体系,阶级的政治意识  
只能从外面灌输给他们 ..... 282
- 2.提高群众的觉悟,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应当以  
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整个工人阶级和千百万劳动者 ..... 287
- 3.党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  
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 ..... 290

## 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 293

### (一)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利用它们以造福于社会 ..... 293

- 1.规律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  
意识和意图 ..... 293
- 2.人们能够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并利用规律为自己服务;但是  
人们不能“消灭”或“创造”规律 ..... 297
- 3.唯心主义者企图以自己的愿望改造规律不能不遭到  
失败 ..... 303

|   |     |
|---|-----|
| <b>(二)从事物的多方面的联系中来把握因果联系</b> .....  | 306 |
| 1.对历史事件应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还没有<br>显示出来的后果 .....   | 306 |
| 2.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此地是结果,在彼时彼地<br>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  | 309 |
| 3.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   | 311 |
| <b>(三)应当在方法论上分清可能和现实</b> .....  | 313 |
| 1.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分析事物应当从现实出发 .....  | 313 |
| 2.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具有一系列的条件 .....  | 315 |
| <b>(四)在偶然性发生作用的地方要看到必然性</b> .....   | 317 |
| 1.事物的发生、发展、灭亡都有其必然性 .....   | 317 |
| 2.必然性隐藏在偶然性之中,只有在对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br>基础上才能看到必然性 .....  | 321 |
| <b>(五)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b> .....   | 324 |
| 1.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br>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 and 外部世界 .....                              | 324 |
| 2.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实现对社会规律自觉驾驭和熟练运用的<br>自由王国,开始了人类完全自觉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新时代;这个<br>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 | 330 |



#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

### 1.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 又是完整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敌人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

列宁：《〈卡尔·马克思〉一文的提纲》。《列宁文稿》第2卷第239页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哲



学体系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4页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

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有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

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严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186页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441页

把自己的观点和策略的基本原则连贯地完整地阐述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

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3卷第530页

……列宁主义不是由各色各样的成分拼凑起来的可以分割的折衷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它产生于1903年，经历了三次革命的考验，现在正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而向前行进。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5页

## 2.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33页

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编者注）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2页

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

和文化。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  
第361—362页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sup>①</sup>和革命的”<sup>②</sup>。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05页

### 3.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工人阶级 政党的理论基础，是工人阶级 认识世界的工具

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

- ①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会和习俗等方面的事实拿来同经济、生产关系体系，以及在一切对抗性社会关系基础上必然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俄国的社会关系是對抗性的关系，这几乎是誰也不能怀疑的。可是还没有人试把这些关系当作根据来进行这种批判。——作者注
-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原编者注



理论的基础，……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

分》。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

只有我们的党才知道把事业引向何处，而且胜利地把它引向前进。我们党为什么有这种优越性呢？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因为它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始终忠实于这个学说，只要我们掌握住这个指南针，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会获得成功。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

（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

13卷第332页

## (二) 马克思主义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 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人类 经验的总结

### 1. 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哲学、政治 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优秀成果 的继承者

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

不仅如此，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  
226页

既然在同中世纪封建势力和僧侣势力的斗争中，马克思一方面能够承受并进一步发展“十八世纪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能承受并进一步发展十九世纪初期那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以及辩证法)，这只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和它的力量，这只是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科学上最新成就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  
卷第197页

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

**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1页

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

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从自己方面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而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知识是相对的。不管那些“重新”回到陈腐的唯心主义那里去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怎样说，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都出色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旧唯物主义的这种缺点是不容怀疑的；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这也是恩格斯责备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够（与斯塔洛不同）抛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天才的真理的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摈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16页

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出现于哲学舞台上，都是当唯物主义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工人中间已经占居优势的时候。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意的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就是说，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

认识论领域中只限于改正费尔巴哈的错误，讥笑唯物主义者杜林的庸俗，批判毕希纳的错误（见狄慈根的著作），强调这些在工人中间影响广名声大的著作家所特别缺少的辩证法，这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并没有去关心叫卖者在几十种出版物中所叫卖的那些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让这些初步真理庸俗化、过于简单化，不使思想僵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不使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贵成果被遗忘，而毕希纳之流和杜林之流（以及莱克列尔、马赫、阿芬那留斯等等）一群雄鸡就是不能够从绝对唯心主义的粪堆中啄出这颗珍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48页

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



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企图当作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3页

显而易见,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末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社会生活、社会历史不再是一堆“偶然现象”,因为社会历史成为社会有规律的发展,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为一种科学。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不应该以“卓越人物”的善良愿望为基础,不应该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为基础,而应该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以研究这些规律为基础。

其次。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准确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应该以任何偶然

动机为指南,而应该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空想变成了科学。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5—436页

……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是决不能否认,是马克思万分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新就新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他指明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他究竟怎样证明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怎样反驳这一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头再说)。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37—138页

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

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价值规律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现象，创立了这门科学，由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同前者一起用反封建反僧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丰富了这门科学，由于十九世纪初那些抱有反动观点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进一步阐明了阶级斗争的问题，发展了辩证法，并把它用于或开始用于社会生活，从而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所以说，在这方面获得许多巨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这才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8页

## 2. 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但是，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要返回到不言而喻的东西

上去,也并不是象初看起来那样容易。因为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27—528页

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sup>①</sup>,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4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44页。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强迫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

你们读过和听说过: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千百万无产者已经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

① 指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

当然，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正确的是：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91页

要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88页

### 3.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



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当然，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91页

马克思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列宁：《卡尔·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686页

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并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以1848—1851伟大革命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依据。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列宁：《国家与革命》。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页

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理论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做马克思主义。

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21卷第332—333页

### (三) 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

#### 1. 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怎样的，就应当怎样了解它

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

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它服从思想体系发生、发展和巩固的一般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要求科学地对待等等，等等。

列宁：《给“北方协会”的信 对“北方协会”纲领的意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139页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对每一个原理（一）都要历史地，（二）都要联系其他原理，（三）都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经验加以考察。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1月30日）。参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但是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

恩格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页

应该讲清楚的论点讲得一点也不清楚。尽量逐字逐句地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这些论点，那是不够的；把马克思的话同上下文割裂开来，就必然会造成误解或把很多东西弄得不大清楚。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83年10月1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6—67页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字句，而要始终注意到总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时间能象给报刊写文章那样清晰而明确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3页

总之应该说，借以在我国实现一个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的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一种颇为复杂的东西。我知道这种复杂性是有些同志所不喜欢的，是不合他们口味的。我知道，其中有许多同志从“最省力的原则”出发，宁愿与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制度打交道。但有什么办法呢，第一、列宁主义实际上怎样，就应当怎样了解它（不能把列宁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第二、历史证明，最简单和最容易的“理论”并非常常是最正确的。

斯大林：《论工农政府问题》。《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69—170页

## 2. 不要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要善于抓住它的实质

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列宁所以能够发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

真理,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没有做字句的奴隶,他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2—273页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非常深刻、全面的学问。因此,在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常常看到引自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特别是引证得不对头的地方,这是不足为奇的。

列宁:《给同志们的信》。《列宁全集》第26卷第192页

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恩格斯:《致菲·屠拉梯》(1893年6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9—80页

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17页

不能要求距今45—55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50—100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给我们作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要求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局限于背熟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而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学会估计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存在 20 年的经验，最后，并学会根据这个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和完善。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468 页

你的信是从两个没有说出来的假定出发的：第一个假定认为，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时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第二个假定认为，从研究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发展时期都是正确的，因而应当是一成不变的。

应当说，这两个假定都大错特错了。

举几个例子来说。

1.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稳地在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生作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可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

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问题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他们会说：这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33—53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字句的奴隶。他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遵循着马克思再三说过的指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认识这一点并严格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从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而竭力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基本方法应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中。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公开地、诚实地、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必须制定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新公式的问题，不怕各国机会主义者死抓住旧公式、拚命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字句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勾当。

.....

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

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0、222页

3.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  
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是您(即莫里斯·拉沙特尔。——编者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2卷第85页

自然,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干嘛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不



过,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猎取一些新词句,因而最后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我们党的优越性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就显而易见了。但是这也是必然的,因为艰巨的工作还在前头。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3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88页

为了革新我国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学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学问变成僵死的条文或时髦的辞藻(老实说,这种现象在我国是特别常见的)。总之,我们应该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向一个决心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应该提出的恰如其分的要求。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第699—700页

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

列宁:《论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0页

然而人总是活到老学到老的。

马克思:《奇怪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47页

初看起来,总以为学习共产主义就是领会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和著作里的一切知识。但是,给学习共产主义这样下定义,就未免太草率、太不全面了。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了解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

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过去有些书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胡言乱语，虚伪地向我们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因此，单从书本上来了解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45

—346页

你们当前的任务是建设，你们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同你们的直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你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

351页

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极重要意义，关于对我们工作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极重要意义，大概已没有必要再来大谈特谈了。我所指的，不仅是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共青团、工会、商业组织、合作社、经济组织、苏维埃组织、教育组织、军事组织及其他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调整党的成分和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的事情，尽可以做得很满意；提拔干部、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尽可以做得很满意；这一切尽可以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却因某种缘故而搞得不好了，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干部的工作松懈了，如果我们对提高这些干部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削弱了，而干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再关心我们的发展前途，不再了解我们事业的正确性，而变成一些前途茫茫、盲目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那么我们国家

和党的整个工作就一定会削弱。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来培养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从政治上来锻炼他们，使他们能够随时判明国内外的局势，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成为有能力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的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我们就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十分之九已经解决了。而这个任务，我们无疑是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可能。

我们年轻干部的培养和形成，通常都是按各个科学技术部门，按各个专业进行的。这是必要的，适当的。没有必要使一个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因为，那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譬如说局限于数学、植物学或化学，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却一无所知的人，尽管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决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者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那门科学的专家，他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应当密切关心本国命运，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并力求积极参加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当然，这对于布尔什维克专家来说是一种附加的负担。但是，这是一种大有好处的负担。

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61—463页

## （四）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 1.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恩格斯：《致威纳尔·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注

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象已为充分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适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某些动植物物种来说，它们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探明。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25—126页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一点道理的。）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1—472页

德国人<sup>①</sup>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

① 指当时移居在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原编者注

……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希望实现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德国人象我们在1845—1848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那末他们就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88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458—459页

有一种可笑的现象，就是在这里，也象在美国一样，有些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把我们运动的思想变成必须背熟的僵死教条，——这些人不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你们那里都是一个纯粹的宗派，这很值得注意。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91年6月1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06页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者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种词句，他们把这种词句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

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与他们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很多次，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特别注意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熟读死背的教条。应该把它当做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无论如何不是背弃学说，无论如何不能叫做机会主义。我以前说过，而且要再三地重复说，这个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列宁：〈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列宁全集〉

第28卷第19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运用这一点。马克思以前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广而平坦。）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了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左派共产党人以及西欧和美国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致于象落后的俄国人一样，付出那样昂贵的代价来领会这个真理。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

宁选集〉第4卷第226页

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

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

正是现在，在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人们中间，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然而谁都知道，俄国近年来发生的急剧变化异常迅速、异常剧烈地改变了客观形势，改变了密切地、直接地决定着行动条件，因而也决定着行动任务的社会政治形势。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总的基本的任务，这样的任务在各阶级间的根本关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是不会随着历史的转变而改变的。非常明显，俄国经济（不仅是经济）演进的总趋势，也象俄国社会各阶级间的根本关系一样，近六年来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最近的直接行动任务也有过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多少词句，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公式，而在于促进广泛的工人运动，促进群众的组织和主动性。

列宁：《合法派与反取消派的对话》。《列宁全集》

第17卷第167页

政权转归无产阶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到那个时候，242个委托书的纲领中所包含的一切重大的、主要的、根本的东西就会



实现。实际生活也会表明，这些东西在实现时将有哪些形式上的变更。但这是小事。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5卷第273页

这些措施还不是社会主义。它们涉及消费品的分配，而不涉及生产的改组。它们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目前的任务不在于理论上把它们划归哪一类。假使我们削足适履地拿狭隘了解的“理论”来硬套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而不把理论看作首先是、最主要是行动的指南，那就大错特错了。

列宁：《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8页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因此自然不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但是，他们是犯了一种错误，就是在革命开始以后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运用到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常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却毫无批判地重复别人在不同条件下、在另一个时代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第773页

##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

中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做一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独立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229页

□ 他（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他<sup>①</sup>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2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8页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至于这些国家（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编者注）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9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

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有哪些阶级的力量；至于具体情况，

① 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的作者加·杰维尔。——原编者注

实际情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才能表明。

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5卷第273页

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東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第26页

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当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以后,才造成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上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1卷第208—209页

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可以简单地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为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为了研究某个国家工人运动具体的历史特点,而是为了谋求知识分子的小派别组织的利益。

列宁:《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704页

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这样不了解马

克思，竟然认为马克思准有某种一般哲学的理论；因此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答：他是找错人了。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根据理论符合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这一点，而是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而且他们也不能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自己就十分明确地说过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并且以此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71—172页

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当我们根据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并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应该注意到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82页

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43页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列宁全集》

第3卷第12页

在这里，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些喜欢把自己称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的喧嚷：难道我们不也是向来都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但是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忽略或忘记这一事实，就会同那些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样，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的特点。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sup>①</sup>，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第25—

26页

无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

① 在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上。

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必须善于把这个普遍真理运用于个别的问题和个别的场合。

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列宁全集》第10卷第58页

### 3. 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公式看作教条的汇集，这些教条是不顾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永远”不变的。他们以为，如果他们把这些结论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他们胡乱地引证一番，那么他们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背熟了的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一切生活情形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没有看到它的实质、背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而没有懂得它们的内容的人们。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38页

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这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工

作，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毕竟大不相同。不仅不同，他们之间还横着一道鸿沟，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正好相反。

第一派通常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善于或不愿意实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活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的公式。他们的活动不是以经验，不是以考虑实际工作为基础，而是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他们不是从分析活的现实，而是从类比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言行不一——这就是这一派的主要毛病。因此，他们灰心失望，永远抱怨命运，命运也总是愚弄他们，使他们“上当”。这一派的名字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机会主义(在欧洲)。梯什科(约吉赫斯)同志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派，说他们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第二派恰巧相反，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环境改变时就改变这些方法和手段，——这一派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这一派不是从历史类比和历史比拟中，而是从研究周围条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们的活动不是凭借引证和格言，而是凭借实践经验，依据经验来检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用自己的错误来教育自己并教导别人建设新生活。这其实也就说明在这一派的活动中为什么言行是一致的，为什么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活的革命力量。这一派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以解释世界为限，而应当更进一步去改变世界。这一派的名字是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弗·伊·列宁。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



单是死记共产党的决议，在任何场合下搬用空洞的革命辞句，这是不够的。我们一向反对死背决议的共产主义者。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2页

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列宁选集》第1卷第159页；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第13页

季诺维也夫的引证手法使我想起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很可笑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瑞典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斯德哥尔摩讲的。这是在1906年我们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开会时候的事情。这位瑞典同志把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所表现的书呆子气描绘得十分可笑，我们这些代表听了，笑得全身发软。“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克里木水兵和步兵起义的时候。水兵和步兵的代表去见社会民主党人说：近几年来你们号召我们起义以反对沙皇制度，我们深信你们的号召是正确的，我们水兵和步兵约定起义，现在特来请求你们指示。社会民主党人慌张了起来，回答说他们不召开专门代表会议不能解决起义问题。水兵们示意说，不能再迟延了，事情已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得不到社会民主党人明白的答复，社会民主党人不来领导起义，事情就会失败。水兵和步兵随即离去，等候指示，而社会民主党人就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拿出《资本论》第一卷，拿出《资本论》第二卷，最后拿出《资本论》第三卷。他们寻找马克思有关克里木、塞瓦斯托波尔的指示，有关克里木起义的指示。但是找遍三卷《资本论》，都没有找到一个，确实没有找到一个

有关塞瓦斯托波尔、有关克里木、有关水兵和步兵起义的指示。(笑声)他们又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寻找指示,还是任何指示也没有找到。(笑声)怎么办呢?水兵们已经来了,等着答复。结果怎样呢?社会民主党人只好承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不能给水兵和步兵任何指示。瑞典同志结束自己的故事说:“水兵和步兵的起义就这样失败了。”(笑声)

无疑地,这个故事夸大了事实。但是,同样无疑地,这个故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法的主要毛病。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65—566页

马克思主义中的俄国机会主义即现代孟什维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用教条主义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的规定简单化、庸俗化和加以歪曲,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工人事业派和司徒卢威主义也曾是如此)。

列宁:《给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的一封信》(1909年12月16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115页

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sup>①</sup>论革命的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的学究气。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胆小,甚至其中比较好一些的人,一谈到稍微离开一下德国的榜样,也要抱保留态度,这种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在整个革命时期充分表现出来的特性,就更不用说了。

<sup>①</sup> 尼·苏汉诺夫是俄国政论家,农业经济学家。早期为民粹派,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1931年因领导孟什维克地下组织而被判刑。——原编者注

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马克思说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sup>①</sup>，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了解。

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页

……再说一遍，谁在这个时候大喊消费的和士兵的共产主义，鄙视别人，自以为高过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员，他就一点也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只是抓住书中的一些引文，象一个脑袋里装着引文盒的学者一样，他摆弄引文，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新问题，就束手无策，从盒子里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844页

## (五)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应当 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887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460页

将来的情形会怎样呢？当然不会象现在这样，也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我们已经看到，卡莱尔本人也承认他没有一种“莫里逊氏丸”，没有一种万应灵药可以医治社会弊病。他说的很对。任何一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第4卷第392页）。——原编者注

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最后结论,还在开莫里逊氏丸的药方,它就远不是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无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2页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列宁选集》第2卷第401页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使这个理论继续发展并且实现，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象许多“时髦理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时髦”理论了）那样被曲解和庸俗化。

列宁：《俄国社会党人抗议书》，《列宁选集》第1卷第200页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如果马克思主义不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自己，如果它不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角度来吸取这些经验，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能保持和发展吗？显然是不能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条件下根据新的经验来改善和丰富旧公式，而季诺维也夫则相反，他保持词句，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的词句顶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公式的词句和个别原理的摘引顶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这难道还用怀疑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正是针对季诺维也夫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说的。

季诺维也夫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句话的意义和作用。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70—571页

最后稍微谈谈季诺维也夫对“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的解释。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凡是使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旧公式或个别原理更

加完善,更加精确,尤其是用适合新情况的其他公式代替这些公式的都是修正主义。试问,为什么呢?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难道科学不是不断发展,不断用新经验丰富自己、使旧公式更加完善的吗?原来他认为“修正”就是“修改”,而要使旧公式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就不能不把这些公式作某些修改,因此,凡是使旧公式更加精确、更加完善,凡是用新经验和新公式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修正主义。这一切当然是可笑的。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568 页

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

选集》第 2 卷第 143 页

## 二、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

### (一) 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 1. 唯物主义是对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了解

……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

当然，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页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

(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就没有别的意义。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页

……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

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页

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感觉。感觉依赖于大脑、神经、视网膜等等，即依赖于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0页

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



……这种认识论(指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编者注)认真地坚决地以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为其一切论断的基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4页

世界是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这个客观实在的运动。和表象、知觉等等的运动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物质的运动。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3页

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素朴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5页

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0页

因为，唯物主义者既然承认现实世界、我们感觉到的物质是客观实在，也就有根据得出结论说，任何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人类臆想，不管它的目的怎样，都不是现实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83页

## 2. 一切观念都是现实的反映

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

恩格斯：《〈反杜林论〉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1页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感觉是客观地存在于我们之外的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结果，这就是费尔巴哈的理论。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an und für sich)的主观映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17页

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地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马赫承认了第一个前提，但是搞混了第二个重要前提：人通过感觉感知的是客观实在，或者说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泉源。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25页

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映象。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实物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的。这就是自然科学的看法。红色的感觉反映每秒钟频率约为四百五十亿兆的以太的振动。天蓝色的感觉反映每秒钟频率大约六百二十亿兆的以太的振动。以太的振动是不依赖于我们的光的感觉而存在的。我们的光的感觉依赖于以太的振动对人的视觉器官的作用。我们的感觉反映客观实在，即反映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的感觉而存在的东西。这就是自然科学的看法。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08页

自然科学坚决地主张：思想是头脑的机能；感觉即外部世界的映象是存在于我们之内的，是由物对我们感觉器官的作用所引起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87页

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而我们的认识既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就只能反映这个规律性。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70页

可见，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在这里是叙述得异常清楚的。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象，区别它们的真伪。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07页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

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

第2卷第332页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537页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等同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等同的一样。人们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互相交往的，但由

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等同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例如，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世界市场上的世界谷物生产者发生“交往”，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从交换中形成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  
第2卷第329—330页

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社会认识（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设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看到，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108—109页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

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由此可见，物质方面的发展，外部条件的发展，先于观念方面的发展，先于意识的发展；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方面发生变化，然后，意识、观念方面才相应地发生变化。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9页

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条件发生变化，然后人们的思维、人们的风俗习惯、人们的世界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1页

## **(二)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 而是研究的最终结果**

1. 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  
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

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因此它们不是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果、结论。从头脑中构造出这些结果，把它们作为基础并从它们出发，进而在头脑中用它们来重新构造出世界——这就是玄想，这种玄想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迄今为止都有过的，因为它们对于自然界方面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楚的，而对于历史方面的二者关系是不清楚的，它们不理解任何思维对历史的物质条件的依赖性。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2页

我们大家都同意：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470页

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页

……他（指卡尔·马克思。——编者注）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

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7页

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研究中得出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2页

## 2.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已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

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蜚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7页

……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的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

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列宁选集》第1卷第158页；  
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第12页

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0页

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我们首先（在论据部分）是从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是基本问题的问题、即关于经济危机和群众的经济状况问题开始的。

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列宁全集》第12卷第198页

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列宁：《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0页

### （三）事实是我们的政策和策略的基础

#### 1. 正视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在政治上 永远是最好的和唯一正确的原则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1页

不，我们应当正视真实情况。这在政治上永远是最好的和唯一正确的原则。

列宁：《再论政治危机》。《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2—273页

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讨论问题，因为实际情况是不能抹杀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列宁全集》第7卷第141页

……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

列宁：《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  
《列宁全集》第9卷第283页

人民群众看问题时不是凭理论而是凭实际，我们的错误在于总是从理论上来看问题。

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6卷第450页

他（指拉萨尔。——编者注）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1868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1页

不消说，“大谈”其“爱”和“克己”，比起研究现实关系的发展和实际问题要容易得多。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4页

……对于这些事实本身，您是同意我的看法的；至于我们是否

喜欢这些事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要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892年6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卷第363页

同时对于您决心向我们如实地叙述实际情况,表示感谢。我们的协会十分强大,不怕了解真实情况,哪怕这种情况看来是不利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毫无实际根据的虚浮报告更能削弱我们协会的了。请您这样做吧,您从我这里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到哪怕是稍微地歪曲事物本来面貌的消息。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1871年7月16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54页

我们应该有勇气揭开我们的脓疮,以便毫无虚假地、老老实实在地进行诊断和彻底治好它。

列宁:《告全党书》。《列宁全集》第7卷第175  
页

每个有理性的人都知道,如果为着某个问题而发生热烈的斗争,那末为了确定真理,就不要只看争论双方的声明,而要自行审查事实 and 文据,自行考察,看看有无证人的口供以及这些口供是否确实。

不消说,这不是时常都容易办到的。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作“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因此,我们这里只是向那些不怕用这种功夫,而有决心去独立

研究和努力找到事实、文据以及证人口供的工人发表一些意见。

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全集》第19卷第  
135—136页

凡是没有亲自掌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情况的确切材料的人，都难以了解真相。但是，如果根据文件探求真相并审查它们的含义，不相信空话，那仍然是可以了解真相的。

列宁：《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列宁全集》第18卷第199页

老早就有人指出过：人们的缺点多半是同人们的优点相联系的。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缺点就是如此。我们几十年来从事伟大的事业，宣传推翻资产阶级，教导大家不要相信资产阶级专家，揭露这些专家，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镇压他们的反抗。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事业。然而，只要稍微一夸大，就是印证了一条真理：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我们已经把俄国说服了，我们已经把俄国从剥削者手中夺取过来交给劳动者了，我们已经把剥削者镇压下去了，现在我们应该学会管理俄国。为此就必须学会谦虚和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为此就必须学会实事求是地和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并且学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改正这些错误。少摆些知识分子式的和官僚主义的妄自尊大的架子，多研究些我们在中央和地方的实际经验所提供的东西以及科学已经向我们提供的东西吧。

列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列宁选集》第4卷  
第476—477页

“生产教育”的基本原则，对我们自己这些老的秘密工作者和职业政论家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遵照“七次量衣一次裁”的规则，自己动手并且教会别人动手去仔细地研究我们自己的实际经

验。坚持不懈地、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实事求是地检查这千把人所做的事情，更加小心谨慎地、实事求是地纠正他们的工作，要在一定的方法、一定的管理制度、一定的比例、一定的人才的选拔等等都已经充分证明效果良好以后再向前进，——这就是“生产教育”的主要的、根本的和绝对的规则，而托洛茨基同志的整个提纲，对待问题的整个看法，都正好违反了这个规则。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8—449页

必须特别设法把科学的电气化计划与日常的实践计划及其具体实现办法联系起来。这当然是完全不容争辩的。究竟怎样联系呢？为要知道这一点，经济学家、著作家和统计学家就不应当空谈一般计划，而应当详细研究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我们在这种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以及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若不进行这种研究，我们会盲目行动。只要进行这种研究，同时研究实际经验，剩下的行政事务问题就完全是小问题了。我们的计划委员会多极了。要进行合并，应当从甲某所主管的那个机关里拿出两个委员会来，再从乙某所主管的那个机关里拿出一个委员会来，或是相反。再把这几个委员会和总计划委员会下面的某个分委员会合并起来。显然，这正是一种行政事务，如此而已。周密地加以检验，把优秀的挑选出来，——这件事情是容易得不便多说的。

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人员不善于处理问题，他们用知识分子的和官僚主义的空想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我们这里有过并且现在还有日常的粮食计划和燃料计划。我们在这两种计划中都犯过一些明显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是不容有两种意见的。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决不会去编制毫无意义的提纲，而会去细心研究事实、数字和材料，分析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并且说明：我们在某某地方犯了错误，要用某种方法来改正。实事求是的行政人员一定

会根据这种研究,提出建议或自行采取措施,来调换工作人员,改变汇报制度,改组机构等等。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看到过用这种或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统一的经济计划的事实。

毛病就在于,人们不正确地处理共产党员对待专家的态度问题和行政人员对待学者及著作家的态度问题。在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上,也象其他任何问题一样,有某些事情并且始终会有某些新的事情只需要共产党员来解决,或只需要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这是不容争辩的。但这完全是抽象的说法。目前在我们这里对这个问题持错误态度的正是共产党员著作家和共产党员行政人员,他们不能了解,这里应该多向资产阶级专家和学者学习,少玩弄些行政手段。除了已经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计划以外,再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应该根据仔细研究过的实际经验来补充、发展、修改和实行这个计划。

列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列宁选集》第4卷第473—475页

实际主义和求实精神在革命者中间是一个不大受欢迎的口号,甚至可以说是最不受欢迎的口号。十分明显,当革命者的任务是摧毁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时候,他们必然会以否定和嘲笑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口号。因为实际上,这个口号当时是以某种形式来掩饰同资本主义调和的意图,掩饰削弱无产阶级冲击资本主义基础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意图。十分明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这个政权得到保障以后,在着手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基础以后,情况就会根本改变。正象上面所指出的,我们现在丝毫没有权利削弱说服人民群众相信我们思想正确的工作,削弱粉碎剥削者的反抗的工作。这两项工作的主要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现在实际精神和求实精神正是当前主要的口号。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



## 2.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事实作为自己制订政策和策略的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在1844—1845年就阐明了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缺点在于不能了解革命实际活动的条件和评价革命实际活动的意义，他毕生除了从事理论写作外，还毫不松懈地注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一切著作，特别是1913年出版的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都为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材料还远未收齐、综合、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现在只能作最一般最简短的说明，同时着重指出，马克思公正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

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

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1页

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

策的前提。

列宁：《给恩·德·基克纳泽》（1916年11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0页。

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

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5卷第266—267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确定任何重大政策的时候，必须以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5卷第283页。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此，我们首先应该力求尽量客观、准确地判明这一形势，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稳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列宁：《远方来信》。《列宁选集》第3卷第8—9页。

综上所述，关于策略的争论如果不以对经济可能性进行的明确分析为依据，那就是空话。

列宁：《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列宁全集》第16卷第87页。

群众的人数有千百万，——政策应当是从千百万人着眼，而不是从几千人着眼。只有从千百万人着眼，才会有实事求是的政策。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87页。

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应当忘记，一个直接面临的斗争的口号是不能简单地直接从某一个纲领的一般口号中得出来的。只根据我们的纲领（见纲领的最后一段：推翻专制制度和召开立宪会议等等）来直接决定目前面临的即1906年夏天或秋天的斗争的口号，是不够的。为此必须估计具体的历史形势，研究革命的全部发展和整个连贯的过程，不仅仅从纲领原则中，而从运动已往的步骤和阶段中得出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分析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应当作的真正的历史分析。

列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1卷第99—100页

### 3. 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危险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危险的错误就是在需要组织起来的时候把自己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不能说我们已经获得多数的拥护，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主观，千万不能主观。把无产阶级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就等于把它毁灭。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四月会议）》。《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7页

无产阶级的发展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培养出一种认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适用于一切场合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地，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对具有这种认识的工人阶级说来，要在每个具体场合决定应该反对哪些社会

机构,以及应该怎样进行自己的主要打击,无论何时都是不会发生困难的。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550页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sup>①</sup>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8卷第585—586页

……科学首先要求估计到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其他也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非常类似的经验;其次,它要求估计到本国内部活动着的一切力量、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决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愿望和见解、觉悟程度和斗争决心来确定政策。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35页

第4卷第235页

自然,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促使这种情绪高涨的条件,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变为行动的,但是,俄国极长期、极艰苦的流血

<sup>①</sup> “并始终不懈地追求”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4年版上增加的。——原编者注

经验,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真理: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制定策略时,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18—219页

用善良的词句来掩饰不愉快的现实,对无产阶级的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说,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实。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政策是自取灭亡的政策。

列宁:《用善良的词句掩盖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4卷第309页

我们有些人在评价某一党派的口号、策略和它的总方针时,经常错误地拿这个党派自己的愿望或动机来作根据。这样的评价实在要不得。俗语说得好,善良的愿望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

问题不在于愿望,不在于动机,也不在于言论,而在于不依这些东西为转移的客观环境。正是它,决定着某一党派的口号、策略和总方针的命运和意义。

列宁:《言论和事实》。《列宁全集》第19卷第256页

#### 4. 在制订政策和策略时应当估计到时代的 基本特征和国家的状况

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

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23—124 页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的讨论，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的形成。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82 页

因为同一个国家的工人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极不相同的，所以，实际运动也必然以十分不同的理论形式反映出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255 页

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需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在纲领中提出共和制的要求。那里的形势使共和制问题在实践上很难和社会主义问题分开（虽然在德国问题上，恩格斯在评论 1891 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曾警告过不要轻视共和制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意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把共和制的要求从纲领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谈不到共和制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1898 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专门把共和制的问题当做首要问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

党人要是在 1848 年不提共和制问题，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577 页

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02 页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稍微考虑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那末这样一种低级斗争形式在特殊历史关头变为特殊的斗争工具，在他们看来，就值得大惊小怪。无政府主义者是绝对理解不了这件简单的事情的，而且从来就无法理解。现在我们的召回派及其被解除了职务的应声虫们企图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方法搬到俄国社会民主党里来，他们（如马克西莫夫之流）叫喊说，在《无产者报》那里盛行着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行议会主义”的理论。

……

现在我们再往下谈。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断的错误何在呢？错误在于他们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了解根本不对，因此他们就不善于

估计各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特点，不善于看到这些特点有时使这一种斗争方式在某个时期具有特殊意义，有时使另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

列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列宁全集》第16卷第21—23页

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在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时所必须掌握的材料。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行独立的“整理”，现成的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俄国工人运动的条件与西欧工人运动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抱某种幻想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同俄国过去的一些革命政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固然必须向俄国老一辈的大革命家和大秘密活动家学习（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对他们抱批判的态度，不能因此而不独立制定自己的组织形式。

列宁：《我们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第193页

我们认为阶级斗争在俄国土地制度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事实。我们制定自己的全部土地政策（当然，土地纲领也在内）的根据，就是一贯承认这个事实及其产生的一切后果。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6卷第124页

但要确定苏维埃国家的策略（这里指的是确定苏维埃格鲁吉亚的策略），单考虑到总的情况是不够的。为了确定每一个苏维埃国家共产党员的策略，还必须考虑到这些国家存在的特殊的具体的条件。

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5页



……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12页

## (四) 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地改变我们的政策和策略

### 1. 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来改变我们的政策和策略

但遗憾的是，许多人为了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适宜于某一个时期的策略。其实，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在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下，我们往往不得不采用敌人强加于我们的策略。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1892年8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39页

一个党丧失了作出有约束力的决议的可能性，它就只能在自己的活的、经常变化的需要中寻找自己的法规。如果党甘愿使这种需要服从于那些已经僵化和死去的旧决议，那它就是自掘坟墓。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9年1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5页

至于专门谈到德国，那我们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一种符合于改变了的环境的办法来利用革命热情。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6年8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23页

重要的是懂得，在革命时期，生活象激流一般，客观形势迅速地急剧地发生着变化。在每一个时期，我们应当善于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策略和当前的任务。

列宁：《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9页

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转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

列宁：《论口号》。《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3页

党向群众提出的任何口号都有凝固化、僵硬化的特性，甚至在提出这个口号的条件已经变化时还会对许多人发生作用。这种弊病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不学会与它作斗争和战胜它，就不能保证党的政策的正确。

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选集》第3卷第611—612页

我们为了更有信心地、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所缺的只有一点，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还没有广泛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各先进国家的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就是缺少这种认识，缺少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领。

象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所经历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且也教过别人（从前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其中许多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

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实践中他们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善于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中迅速装满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害怕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算术，不如说象代数，与其说象初等数学，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都已充满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的聪明角色过去一直（现在还在）固执地向自己和别人担保说，“负三”大于“负二”。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55—256页

必须巧妙地贯彻我们的策略路线，必须巧妙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要既估计到已经变化的客观情况，又不缩小和降低斗争任务，不降低那些即使初看起来是极平凡的、不明显的、细小的工作的政治思想内容。

列宁：《斗争是为了什么？》。《列宁全集》第16卷第166页

管理和政策的全部艺术在于，适时地估计并了解应该把主要力量和注意力集中在什么地方。

列宁：《在省、县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列宁文稿》第3卷第200页

这样，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有了改变，即把余粮收集制改成了实物税。这种办法并不是一下子想出来的。你们可以在布尔什维克

的报刊上看到，一连有好几个月刊载许多建议，然而，真正可用的方案却没有想出来。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和由实际情况所产生的必然性来改变我们的经济政策。

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  
第32卷第474页

## 2. 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个方法过渡到另一个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就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个方法过渡到另一个方法，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扩大群众的集体行动。这些行动中每一个行动单独来看，有的是进攻性的，有的是防御性的，但是总的说来，它们将导向愈来愈深刻、愈来愈坚决的冲突。

列宁：《论工人运动的形式》。《列宁全集》第20卷第204页

我们在行动时，用我们的老朋友耶稣基督的话来说，要象鸽子一样驯良，象蛇一样灵巧<sup>①</sup>。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7年11月8日和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69页

至于策略问题，我们只能在这里谈这样一点：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预定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限制自己的活动。凡是党的现有力量能够采取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得到最大成绩的一切斗争手段，党都是承认的。

① 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原编者注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第332页

我们在革命时期学会了“讲法语”，就是说，学会把推动前进的口号尽量提出来，鼓起群众直接斗争的毅力和勇气。现在，在停滞、反动和瓦解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讲德语”，就是说，学会缓慢地（在新的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非这样不可）、不断地和顽强地行动，一步一步地前进，一点一点地争取胜利。谁感到这种工作没有味道，谁就不懂得在这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的转弯的地方也必须保存和发展社会民主党策略的革命基础，谁就是徒有马克思主义者之名。

列宁：《取消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6页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冒险主义，无情地揭穿那些最终必将大失所望的幻想。我们应当记住，革命政党只有真正领导起革命阶级的运动，才称得上是革命政党。我们应当记住，任何人民运动都有千变万化的形式，不断地创造新形式，抛弃旧形式，或者对运动形式作某些改变，或者把新旧形式配合运用。我们的责任就是积极地参加制定斗争方法和斗争手段的过程。

列宁：《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第169页

……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列宁选集》第1卷第749页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

并且不是“凭空想出”这些形式，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发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综合、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一切抽象公式，一切教条方法，而要求细心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越来越新和越来越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限于只是在某一时期可能实行的斗争形式，认为随着一定社会局面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新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凭空捏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未来的危机必定会给我们带来现在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这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理论原则。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的例证，证实了上述原理。

列宁：《游击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672

—673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

利。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只要象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什么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妥协，这就是错误，这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视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不是由于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变更。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

### 3. 制订策略不能忽视远大目标，能最快、最有把握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

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主义者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主义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sup>①</sup>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因此他们积极参加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主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

① 恩格斯在引证时把“共产党人”一词换成“社会主义者”。——原编者注

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成就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成就，他们只是当做分期付款的债款来接受。因此他们把每一个革命的或者进步的运动看做是他们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主义者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做是最终目的。

恩格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5—516页

要知道，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那末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大可能使诚实的人们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只要他们都有理智的话。依我看，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

恩格斯：《致弗·维森》（1893年3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7—48页

我把道德问题丢在一边——这里不是谈这一点，所以我也就把它撇在一边，——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

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0页

……目前新的条件要求有新的斗争形式；利用杜马的讲坛是绝对必要的；长期的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被提到了首



要地位；秘密组织同合法组织的结合向党提出了一些特殊的任务；普及和解释被自由派和取消派知识分子弄得声誉扫地的革命的经验，无论是为了理论的目的或是实践的目的，都是必要的。但是，党所制定的必须善于在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方面估计到新条件的策略路线，现在仍旧没有改变。

列宁：《走上轨道》。《列宁全集》第15卷第323页

如果政策要求坚决的变动，要求灵活性和巧妙的过渡办法，那末领导者就应当理解这一点。一个坚强的机关，应当能够随机应变。如果机关的坚强性变成了僵硬性，阻碍了转变，那时斗争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我们应当用尽一切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使这个机关完全服从于政策。政策就是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决定着共和国的命运。机关是一种辅助手段，它愈坚强，就愈好，愈能随机应变。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它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列宁：《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17页

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于结合起来……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48—249页

### 三、理论和实践必须统一

#### (一) 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 1.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

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旧唯物主义者抽象地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了解为（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2页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

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sup>①</sup>。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sup>②</sup>。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了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

①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这些个人使自己 and 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原编者注

②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但是，这些条件不仅制约着人们最初的、自然产生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制约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达或不发达。”——原编者注

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5页

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有自然科学？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50页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它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

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51页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23页

由此可以得出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

选集》第2卷第101页

## 2.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 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 并且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实践高于 (理论的) 认识, 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 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这种观念比上述认识的观念更高级, 因为这种观念不仅具有普遍东西的品格, 并且具有单纯现实东西的品格……(第320—321页) [290]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

我们看到, 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 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 活动和受动, 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 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 我们看到, 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 只有通过实践方式, 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 才是可能的; 因此, 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 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 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 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但是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 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 而是理论的关系; 这两种关系在第一句话中就已经混淆不清了。

第一: 由于在后面一句话中, “用来满足他的需要的外部的资料”或“外部的财物”变为“外界物”, 所以上述关系中的第一种关系就成为这样: 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但是, 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

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的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并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这必然会发生，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

需要研究实际的经验。在我签署的法令和决定中，有一些是对研究实际结合的指示，而实践比任何理论都重要百倍。所以，当人们说，“让我们来谈谈‘结合’吧”，我就回答说，“让我们来研究研究我们做过的事情吧”。我们犯过很多错误，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的法令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修改，这也是可能的。我同意这一点，对于法令，我没有丝毫的迷恋。但是应当提出实际的建议：某点某点应当修改。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提法。这才不会是无效的工作。这才不会导致官僚主义的主观计划。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

《列宁选集》第4卷第413页



既然这些资本主义大国都这样经营，那我认为，我们这些落后无知的人居然懂得了如何稳定卢布这种最重要的事情，这也可以使我们满意了。这一点并不是用什么理论分析，而是用实践来证明的，我以为实践比世界上任何理论上的争论更重要。而实践证明，我们在这里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就是说我们是朝着稳定卢布的方向开始推动经济，这对于商业、自由商品流转，对于农民和广大的小生产者有极重大的意义。

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列宁选集》第4卷第663页

为了要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到一般。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到水中。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221页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他的用语）公社社员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列宁：《国家与革命》。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

第201页

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第140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 (二) 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是一个过程

### 1. 从感觉到思维，从思维到实践， 是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  
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  
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81页

不仅从物质到意  
识的转化是辩证的，而且从感觉  
到思想的转化等  
等也是辩证的。

注意

辩证法的拥护者黑格尔不能理解从物质到运动、从物质到意识的  
辩证的转化——尤其不能理解后一  
种转化。马克思纠正了这个神秘主义者的错误（或弱点？）。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  
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

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因此，我们靠着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体验到的属性是绝

对不同的。但是就在这里，这些差异也随着研究工作的进步而消失。嗅觉和味觉早已被认为是两种相近的同类的感觉，它们所感知的属性即使不是同一的，也是同类的。视觉和听觉二者所感知的都是波动。触觉和视觉是如此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可以根据某物的外形来预言它在触觉上的性质。最后，总是同一个我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而这些不同的印象又是由同一个物所给与，并显现为它的一般属性，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它。说明这些只有不同的感官才能接受的不同的属性，确立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而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一个总的感官，或者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滋味和气味。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53页

我们知识的发展千百万次地告诉每一个人，当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的时候，不知就变为知，相反地，当这种作用的可能性消失的时候，知就转化为不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

选集》第2卷第191页

任何一个没有被教授哲学弄糊涂的自然科学家，也和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一样，都认为感觉的确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这种转化每个人都看到过千百万次，而且的确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

选集》第2卷第46页

认识。蚂蚁具有和我们不同的眼睛，它们能看见化学(?)光线(1882年6月8日《自然界》，拉伯克)，但是，在对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光线的认识上，我们比蚂蚁走得更远得多。我们能够证明

蚂蚁看得见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而且这种证明只是以我们的眼睛所造成的知觉为基础的，这已经表明人的眼睛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

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我们的思维活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60页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sup>①</sup> [第13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进入我们认识领域的仅仅是有限的对象。但是这个命题还须有如下的补充：“我们在根本上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54页

悟性和理性。黑格尔所规定的这个区别——依据这个区别，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的意思的。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以及抽象（狄多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二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机灵的动物），以及作为二者的综合的实验（在有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情况下），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种类说来，所有这些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

① 恩格斯引自卡·耐格里1877年9月20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参见原编者注]

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每一情况下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不同而已。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的方法，那末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相反地，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虽然如此，早在希腊人中间就有了预示着后来研究工作的巨大成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45页

……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表象的确是较低级的。实质在于：思维应当把握住运动着的全部“表象”，为此，思维就必须是辩证的。表象比思维更接近于实在吗？又是又不是。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从表象中取得的思维，也反映实在；时间是客观实在的存在形式。……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245—246页

注意：  
黑格尔“只是”把这个“逻辑观念”、规律性、普遍性神化了

……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 = “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94页

……——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就已经意味着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90页

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等）——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

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5页

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

注意  
认识的  
辩证法  
注意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9—310页

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并且从个人生活中也可看到，那里有许多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注意。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7页

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 认识论中的实践：

换句话说：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228页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202页



用心地把纯粹的理论同实践割裂开来，这难道不是蒙昧主义吗？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233页

认识……认为在自己面前真实存在着的东西就是不以主观意见（设想）为转移的现存的现实。（这是纯粹的唯物主义！）

注意

人的意志、人的实践，本身之所以会妨碍自己目的的达成……就是因为意志把自己和认识分隔开来，并且不承认外部现实是真实存在着的东西（是客观真理）。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2—233页

## 2.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 没有止境的接近

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而且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关于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这一认识，推

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但是，对这种联系作恰如原状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确切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所有联系——无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和历史的——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末，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这一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进展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这样人们就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每天地、不断地得到解决，这正象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6页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吗？在我们回答“是”或“不是”以前，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是，它仅仅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如果我现在说，所有这些人（包括未来的人）的这种概括于我的观念中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出界限，那末，我只是说了些相当陈腐的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因为上述思想的最可贵的结论就在于它使得我们对我们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杜林先生本人宣布下面这一点是一种必然性：意识，因而也包括思维和认识，都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每个人中。我们能够说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只是在于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但是，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末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

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末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数出来的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 125—126 页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

注意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人不能完全把握 = 反映 = 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书一摘要》。《列宁全集》

第 38 卷第 194 页

恩格斯的反驳的实质是什么呢？昨天我们不知道煤焦油里有茜素，今天我们知道了。试问，昨天煤焦油里有没有茜素呢？

当然有。对这点表示任何怀疑，就是嘲弄现代自然科学。

既然如此，那末由此就可以得出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

(一) 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因为，茜素昨天就存在于煤焦油里，这是无可怀疑的；同样，我们昨天关于这个存在还一无所知，我们还没有从这茜素方面得到任何感觉，这也是无可怀疑的。

(二) 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还未认识的东西之间。所谓二者之间有着特殊界限，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说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屏障，把我们同关于某一部分还未认识的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问题隔离开来（休谟），——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怪论（Schrulle）、狡辩、捏造。

(三) 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

选集》第 2 卷第 100 页

(略)

.....

辩证法一般地就是“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不带唯心主义的神秘意味来说就是: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

辩证法特别是研究自在(Ansich)之物、本质、基质、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相互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

.....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7—278页

### 3. 我们时代的条件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认识便达到什么程度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62页

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76页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的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思维规律的理论决不象庸人的头脑关于“逻辑”一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而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第二，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

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465—466页

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物。……

在社会事件上，反映就更加困难了。社会是由经济关系、生产和交换，以及那些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

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他也会知道这一点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我们且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如果雷尼奥是一个现实哲学家，那末他就有义务宣布：波义耳定律是可变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谬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造成一个比波义耳定律所包含的谬误更大得多的谬误；他的一粟真理也许就消失于谬误的沙丘中；这样他或许就把他的本来正确的结论变为谬误，而与这一谬误相



比,波义耳定律就连同附在它上面的少许谬误可以说是真理了。但是雷尼奥是科学家,没有玩弄这样的儿戏,而是继续研究,并发现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将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他也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给予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定律的公式<sup>①</sup>。可见,例如物理学上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就是这样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131页

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这个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在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进到发现煤焦油中的茜素或发现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发现都

<sup>①</sup> 自从我写了上面这几行以来,这些话似乎已经得到了证实,根据打得列耶夫和博古斯基运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所进行的最新的研究,一切真正的气体都表现出压力和体积之间的可变关系;氢的膨胀系数在直到现在为止所用的各种压力强度下都是正的(体积的减小比压力的增大要慢);对大气和其他研究过的气体来说,每一种气体都有一个压力零点,压力小于零点,此系数是正的,压力大于零点,此系数是负的。因此,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一直是可用的波义耳定律,需要一整系列特殊定律来作补充。(现在——1885年——我们也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气体。所有的气体都可以变成液体状态。)

意味着“绝对客观的认识”前进一步，这是无条件的。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35页

恩格斯责备旧的自然哲学“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它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自然现象的联系）”（第42页）<sup>①</sup>。十分明显，恩格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我们人类用某些概念对这个规律性所作的近似的反映具有相对性。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57页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七十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1页

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

4. 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唯心主义片面地、夸大地发展了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

……………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

(略)

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1页

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摹写(=概念)，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动作，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动；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使抽象的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神)转变（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人们意识不到的转变）。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一般“桌子”)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反过来说，否认幻想也在最精确的科学中起作用，那是荒谬的；参看皮萨列夫论推动工作的有益的幻想以及空洞的幻想<sup>①</sup>。）

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1页

① 见德·伊·皮萨列夫《不成熟思想的落空》。《皮萨列夫全集》1956年俄文版第3卷第147—151页。——原编者注

**注意：**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14—715页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sup>①</sup>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注意  
这个  
警句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

① 指约·狄慈根使用了 überschwenglich 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夸大的、过分的、无限度的。例如，他在1903年斯图加特出版的《短篇哲学论文集》第204页上就曾用过。狄慈根在使用这个词时写道：“绝对的东西和相对的东西的区分不是无限度的。”也可参看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第4章第2节，那里谈到精神世界和感性世界之间区分的限度。——原编者注

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选集》第

2卷第715页

### (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 1.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

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但是，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

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

列宁：《预言》。《列宁选集》第3卷第576页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相当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04—105页

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时，才能成为对人类有机体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存有用的认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39页

## 2.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 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

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sup>①</sup>；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85页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9—200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

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21卷第332页

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我们才能把我国的革命运动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建立不可战胜的社会民主运动。

列宁：《论社会民主运动的任务》。《列宁全集》第6卷第240页

① “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原编者注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两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



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〇年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5—566页

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这个理论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制定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上的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上一世纪差不多半个世纪期间，大约从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革命的俄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通过十五年（1903—1917年）的历史实践，获得了举世无比的丰

富经验。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十五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方式的和恐怖主义的等运动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过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特别如饥如渴地并卓有成效地掌握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参见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2—183页

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一样。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宣传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还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

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会危及运动、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显得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就对经济派说过的）。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适时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新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政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列宁：《怎么办？》。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

241—242页

轻视理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采取躲躲闪闪的态度，就必然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列宁：〈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列宁全集》第6卷第148页

……理论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实践重于理论，就是说，列宁主义的主要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为事实，是“执行”这些原理，至于理论，列宁主义似乎是很不关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屡次嘲笑列宁对于理论，特别是对于哲学的“不关心”。大家也知道，现在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特别是因为他们由于环境关系而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我必须指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所持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丝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危险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9页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1875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页

为了阐明我们党的纲领和策略，我们需要全世界范围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但是这种权威当然同资产阶级科学和

警察政治的御用权威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这种权威是同全世界社会主义大军并肩进行多方面的斗争的权威。正因为这种权威对扩大战士的眼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工人政党中决不容许妄图从旁边，在远处解决当前政治中的实际而具体的问题。每个国家进行直接斗争的先进的自觉的工人集体，永远是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的最卓越的权威。

列宁：《“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  
一书的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1卷  
第398页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立脚点，才能指望工作获得成效。同时，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贯发展，凡是这种对抗被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把它揭示出来。理论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

这种以详细研究俄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应当解答无产阶级急需解答的问题，——如果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那么，无产阶级反抗思想的任何觉醒都必然会把这种思想引上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制定这种理论的工作越有进展，社会民主主义就成长得越快，因为最机灵的现代制度的保护者也没有力量来阻止无产阶级思想的觉醒，其所以没有力量，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把生产者剥夺得越来越厉害，使无产阶级和它的后备军越来越壮大，同时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大，生产力大大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社会化。虽然制定这种理论还要做很多工作，

但社会主义者完成这个工作是有把握的，因为唯物主义，即要求任何纲领都是对现实过程的确切表述的唯一科学方法，已在他们中间传播；因为接受这种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功，连我国自由派和民主派都大为震惊，于是他们那些厚本的杂志——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也办得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了。

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党人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决不是想说，这个工作比实际工作更重要<sup>①</sup>，更不是想把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只有“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崇拜者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如果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给国家寻找“另外（除现实道路而外）的发展道路”，那么，实际工作也只有在天才的哲学家发现和指明了这“另外的道路”时才有可能进行；反过来说，这种道路一旦被发现和指出来，理论工作就结束了，而那些应当把“祖国”引上“新发现的”“另外的道路”的人的工作也就开始了。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敌人，那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在一起，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工作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研究，宣传，组织。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当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

---

① 恰恰相反。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因为第一，理论工作只是解答实际宣传鼓动工作提出的急需解答的问题。第二，社会民主党人往往由于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只做理论工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每一可以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

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275页

这就是说,科学和实际活动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它们的统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的指路明星。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6页

### 3. 正确的理论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和充满必胜的信心

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象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193页

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0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页

在全世界革命工人的新的丰富经验的光辉照耀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我们了解当前事变的全部规律性。它将帮助为铲除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斗争目的，更坚定地顺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更可靠地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

列宁：《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8卷第455页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维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这决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

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也象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一样，主张只把“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列入代表大会的议程。他们回避“一般的、广泛的”问题。他们忘记了，归根到底，只有广泛的具有原则性的政策才是真正实际的政策。他们忘记了，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个别的问题，那末，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而在每一个场合盲目地碰上这些问题，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政策发生恶劣的动摇和丧失原则性。

列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2卷第476页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



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生,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就为自己开拓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它们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的势力,从而有助于推翻社会上衰颓的、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8页

我不想在这里多讲理论的意义。你们对于理论的意义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义。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0—211页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0—211页

## (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1.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的，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那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页

对这些（指不可知论。——编者注）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看起来，这种论点（指不可知论的论点。——编者注）确实是很困难只凭论证去驳倒的。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In Anfang war die Tat》〔“起初是行动”〕。<sup>①</sup>在人类的才智发明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

<sup>①</sup>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原编者注

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尝试就必然要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末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当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总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不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就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sup>①</sup>。〔只要我们注意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形成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4—345页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sup>②</sup>。马克思在关于费

① 在德译文中“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一语被删掉。——原编者注

② 指下列著作：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论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页，第4卷第210—254页，第3卷第379—403页）。——原编者注

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里说：离开实践提出“对象的〈即客观的〉真理同人的思维是否符合”<sup>①</sup>的问题，乃是经院哲学。恩格斯重复说：对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以及其他哲学怪论（Schrullen）的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他反驳不可知论者说：“我们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物的对象〈客观〉本性相符合的（Übereinstimmung）。”<sup>②</sup>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37页

……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43页

一切理论，如果它符合客观实际，就都是好的。

列宁：《致列·波·加米涅夫》（1918年9月底—10月）。《列宁文稿》第7卷第230页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 hoc [在这以后]，但不是propter hoc [由于这]<sup>③</sup>（《全书》第1部第84页）。这是如此正确，以致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来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的一天。但是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

① 即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句话的另一种俄文译法。——原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第4卷第221页，第3卷第387页）。——原编者注

③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在这以后，所以，就由于这），这一公式用来表示关于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的不合理的结论：仅仅根据一个现象在另一个现象之后发生就作出来的结论。——原编者注

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 post hoc，那末它便和 propter hoc 等同了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49—550页

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235页

观念是“真理”（第385页 [320—321] 第213节）。观念即真理，作为过程——因为真理是过程——在自己的发展（Entwicklung）中通过三个阶段：（1）生命；（2）认识过程，其中包括人的实践和技术（见前），——（3）绝对观念（即完全真理）的阶段。

生命产生脑。自然界反映在人脑中。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在技术中检验这些反映的正确性并运用它们，从而也就接近客观真理。

真理是过程。

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走向客观真理。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215页

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

① 即如果我能够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末这就等于证明了它们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原编者注

“定义”中去。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末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马赫说：就算实践是唯物主义的，但理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里和表面看到的太阳环绕地球的运行也毫不相干，因为，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剩下来的只是马赫的有价值的供状：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完全地唯一地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至于在“理论方面”逃避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尝试，只不过是表现着马赫的学究式的经院哲学的倾向和生造的唯心主义的倾向罢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39、140页

看来，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73页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

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143页

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把这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一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91—192页

## 2. 党的决议、政策和指示也要 接受实践的检验

判断一个政党，决不能根据它的名称、声明和纲领，而要根据它的行动。

列宁：《总结》。《列宁全集》第17卷第276页

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

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9页

要辨明政党斗争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物的。

列宁：《论俄国各政党》。《列宁全集》第18卷第30页

…… 必须尽可能经常地根据新的政治事变来检验已经通过的策略决议。这种检验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必要的：从理论上来说是为了实际了解已经通过的决议是不是正确，决议通过以后发生的政治事变要求我们对决议作哪些修改；从实践上来说，是为了真正学会贯彻这些决议，善于把它们看作是应当直接运用到实际中去的指示。

列宁：《革命教导着人们》。《列宁全集》第9卷第132页

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策就是照亮人民群众应当走的道路。我们要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要用各个阶级的每一个步骤，用每一个政治事件和经济事件证明，实际生活证实了我们的学说。

列宁：《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列宁全集》第10卷第447页

同志们提供的关于苏维埃活动的材料，虽然并不完整，但非常有趣。也许这是代表会议所提供的材料中最重要的材料，它使我们有可能以生活的实际进程来检验我们的口号。……



……如果以为俄国人民从小册子里在吸取指导性原则，那是可笑的。不，群众的生活经验来源于直接的实践……① 人民能够在群众运动中通过实践创造这种经验。人民自己已经开始收集群众的经验……② 在农民专政的条件下政权已在奔萨省建立起来了。奔萨代表把夺取了生产工具和土地的农民的决议给大家看了。马克思的话得到证实……③ 革命纲领正在地方上实现——为的是得到粮食……④ 为的是让他们自己去建立联系。这场革命造就着有实践经验的人们。只有在各地实践经验的推动下，革命才能发展。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整个俄国，革命的进程大大地鼓舞着我们。

列宁：《关于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的发言》。

《列宁文稿》第2卷第331—333页

伊里奇说过，管理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检查执行情况的问题。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搞得糟透了。领导——这并不等于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就是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从生动的实际工作的观点来检查这些指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我们所有的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检查执行情况正是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实践的烈火中，不仅检查我们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是否正确。因此，这方面有缺陷，也就是我们的整个领导有缺陷。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系会议》。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0—31

页

斯卢茨基认为党的现有的文件还不够。为什么呢？根据什么

---

①②③④ 记录上有遗漏。——原编者注

理由呢？难道第二国际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斗争方面的那些尽人皆知的文件还不足以十分明显地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反对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斗争中的革命的不调和性吗？斯卢茨基究竟看过这些文件没有？他还需要什么样的文件呢？

假定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文件以外，又找到一堆其他的文件，比如说布尔什维克的又一次论述必须消灭中派主义的决议。这是不是说，仅仅有了纸上的文件就足以表明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真正革命性和真正不调和性呢？除了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以外，还有谁会单单凭信纸上的文件呢？除了档案库的老鼠以外，还有谁不懂得，检验政党和首领首先必须根据他们的行为而不只是根据他们的宣言呢？历史上有不少的社会主义者愿意签署任何革命的决议，以便应付那些讨厌的批评家。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实行了这些决议。其次，历史上还有不少的社会主义者口沫飞溅地要求其他各国的工人政党采取最革命的行动。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在自己党内或自己国内没有屈服于自己的机会主义者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列宁教导我们检验革命政党、派别和首领时不要根据他们的宣言和决议，而要根据他们的行为，不就是这个缘故吗？

如果斯卢茨基真想检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不调和性，那末他用来作为他的论文的基础的就不应该是个别文件和两三封私人信件，而应该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历史、行动的检验，这不是很明显吗？难道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曾有过机会主义者、中派主义者吗？难道布尔什维克没有对所有这些派别进行过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吗？难道这些派别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都同西方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没有联系吗？难道布尔什维克也象世界上任何一个左派集团一样没有把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击溃吗？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

的危险估计不足呢？为什么斯卢茨基忽视了这些对评定布尔什维克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呢？为什么他不运用根据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行动来检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这种最可靠的方法呢？为什么他宁愿采取在偶然捡到的一些纸片中翻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方法呢？

这是因为采取更可靠的方法，即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来检验布尔什维克，立刻就会根本推翻斯卢茨基的整个立场。

这是因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来检验布尔什维克，就会表明布尔什维克是世界上彻底击溃了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并把他们驱逐出党的唯一的革命组织。

这是因为以布尔什维克的实际行为和真正的历史为根据，就会表明斯卢茨基的老师托洛茨基分子是在俄国培植了中派主义并为此成立了八月联盟这个专门组织作为中派主义策源地的主要的和基本的集团。

这是因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来检验布尔什维克，就会完全揭穿斯卢茨基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伪造者，他企图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这种诬蔑性的责备来掩盖战前托洛茨基主义的中派主义。

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85—87页

### 3. 理论要由实践赋予活力，要由实践来修正，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

就是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思想界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答案之间的惊人的分歧，是

否会同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以及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的同样的分歧一致呢？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那是绝对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现在特别使人信服。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管制、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步，都胜过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在这里也象以前一样，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7页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1842年8月25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如果现在我说，我们在代表大会以及在代表会议上建立了关于党的统一的“灰色理论”，我这样说，丝毫不是蛊惑群众，绝对不

是贬低觉悟性在工人运动中的伟大作用，绝对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巨大意义。工人同志们！请帮助我们把这个灰色的理论变成活生生的实际吧！你们要大批地加入党组织。你们要把我们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变成庄严的、盛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大会。请同我们一起来实际解决合并问题，让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例外（这个例外肯定是反常的！）是一分理论九分实践吧。的确，这个愿望是合理的，从历史上来说是必然的，从心理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列宁：《论党的改组》。《列宁全集》第10卷第19页

这样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以历史经验这个实际基础为依据严格到了何等程度。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1852年，要以观察自然历史那样的精确性下断语，还只能说，无产阶级革命已面临“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列宁：《国家与革命》。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96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革命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幼稚病》），因为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因为“理论应当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人民之友》），因为理论应当由实践材料来检验。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6页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

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产生了很多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新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已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制造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第二,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这时候都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了。第三,地理上的发见——纯粹为了营利,因而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而作出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的直到那时还得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第524页

“科学”的反对意见,即否认建立面积4万到5万公顷的大规模谷物工厂是可能的和适当的那种意见,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实践推翻了“科学”的反对意见,再一次表明了不仅实践应当向“科学”学习,而且“科学”也不妨向实践学习。

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选集》下卷

第204页

有些人在谈论科学。他们说:科学上的规定,技术指南和技术规则的规定,是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要求矛盾的。但是,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哪一种科学呢?科学上的规定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麼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象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

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譬如说,不会有天文学,而直到现在还会信奉托勒密的陈腐不堪的地心宇宙体系说了;那我们就不会有生物学,而直到现在还会迷信上帝造人的神话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化学,而直到现在还会相信炼金术士的预言了。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84页

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为了不落后于实践,必须立即根据新的情况研究这一切问题。不这样就不能战胜那些引起我们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资产阶级理论。不这样就不能根除这些已经成为顽固偏见的理论。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1页

## 四、要辩证地思考问题

### (一) 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唯物主义为基础

#### 1. 唯物辩证法首先要求观察的客观性

……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无，经过无，到无”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上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虽然如此，它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法家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0—121页

……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致约·狄慈根》（1868年5月9日）。《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5页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不言而喻，在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概括叙述时，我在细节上也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sup>①</sup>，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

<sup>①</sup>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原编者注

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24页

他（指杜林。——编者注）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3月6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6页

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sup>①</sup>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470页

……两个哲学派别：带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带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证明：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外表和实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分析表明，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这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为范畴在

① 参见本书第135页注。

他看来是先存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的辩证法是它的单纯的反光。实际上刚刚相反：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31页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象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末，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把这件事承担下来。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

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122页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2页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即使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也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的自我发展。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1年11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4页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就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的发展，人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转向实际

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8页

### 辩证法的要素

(1) 观察的客观性 (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2. 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因而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

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因此，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只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可怕的虚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符合于一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自身又只是人类思维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末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也立刻就会变成简单而明白的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

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64页

因此,表现在黑格尔那里的是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而在我们这里就成了对运动性质的立足于经验基础的理论认识的发展。由此可见,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47页

在本书①中,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三个领域的两个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出来,只有形而上学的因袭者不明白他所看到的是同一个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565页

如果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做某种现成的东西,当做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那末结果总是如此。如果这样,那末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如此密切地相适合,就非常奇怪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74页

---

① 即在《反杜林论》中。——原编者注



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 (= 转化 = 矛盾) = 逻辑的主要内容, 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 而不是相反。

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并非

应当更通俗地表达这一警言, 不要用辩证法这个字眼, 大致可以这样说: 黑格尔在一切概念的更换、相互依赖中, 在它们的对立面的同一中, 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中, 在概念的永恒的更换、运动中, 天才地猜测到了的正是事物、自然的这样的关系。

正是猜测到了, 再没有别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可见, 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 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 (二) 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把握事物

### 1. 宇宙是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总体

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 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 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 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 从星球到原子, 甚至直到以太粒子, 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 这就是说, 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 并

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由此可见，物质没有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其次，既然我们面前的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那末运动也就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只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那就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492页

……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  
584页

### 辩证法的要素

.....  
(8) 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  
×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  
(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  
系着的。

.....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239页

.....  
(2) 一切都是经过中介 (vermittelt)，  
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打倒天——  
整个世界 (过程) 的有规律的联系。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03页

世界现象的自然的、客观的联系是存在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恩格斯经常讲到“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en)，他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解释这些众所周知的唯物主义原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  
第2卷第157页

在旧逻辑中，没有转化，没有发展（概念的  
和思维的），没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  
联系”（第43页）[35]，也没有某些部分向另一些  
部分的“转化”。

注意

于是，黑格尔提出两个基本的要求，

(1) 《联系的必然性》

和

(2) 《差别的内在的发生》。

非常重要!! 据我看来，这就是下面的  
意思：

1. 某个现象领域的一切方面、力量、趋向等等的必然联系、客观联系；

2. “差别的内在的发生”，是差别、两极性的进展和斗争的内部客观逻辑。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95—96页

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选集》第  
2卷第713页

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彼此联系、互相制约的,那就很明显,在估计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不应当象历史学家常做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这个社会运动的条件和同它们有联系的条件出发。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429 页

## 2. 只有辩证法才是发现现实 联系的科学方法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21 页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20 页

因此,在这里(指社会历史领域。——编者注)也完全象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42—243 页

证明只能由历史本身提供；而在这里我可以这样说，在其他著作中证明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

机会主义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抓住每一分钟，抓住每个时机，抓住今天，而不能了解“昨天”和“明天”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要求明确地认识到这个联系，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列宁全集》第17卷第39页

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页

——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

于科学的小买卖，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35—536页

**三角学。**在综合几何学只从三角形本身详述了三角形的性质并且再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之后，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被一个非常简单的、彻底辩证的方法开拓出来了。三角形不再被孤立地只从它本身来考察，而是和另一种图形，和圆形联系起来考察。每一个直角三角形都可以看作一个圆的附属物：如果斜边 $=r$ ，则夹直角的两边分别为正弦和余弦；如果这两边中的一边 $=r$ ，则另一边 $=$ 正切，而斜边 $=$ 正割。这样一来，边和角便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特定的相互关系，如果不把三角形和圆这样联系起来，这些关系是决不能发现和利用的。于是一种崭新的三角理论发展起来了，它远远地超过旧的三角理论而且到处可以应用，因为任何一个三角形都可以分成两个直角三角形。三角学从综合几何学中发展出来，这对辩证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辩证法怎样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理解事物，而不是孤立地理解事物。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第609页

### 3. 辩证法要求从联系、运动和相互作用中来考察事物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

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容易了解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自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级，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概念中，在这种相

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8—420页

(1)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的规定 应当  
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本身;

.....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这里都是极其晦涩难懂的。但是,看来有活的思想: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整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黑格尔在这里热中于对词和概念的“加工琢磨”和“穿凿雕镂”,这是反对把规律的概念绝对化、简单化、偶像化。现代物理学应该注意这一点!!!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8页

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考察整个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



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如果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我们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格罗夫对因果性的全部误解，是由于他对付不了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他有了问题，但是没有抽象的思想，所以他糊涂了。第10—14页）。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51—552页

（一）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现象，如果被孤立地、同周围现象没有联系地抽出来，那就无法理解，因为自然界的任何领域中的任何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条件没有联系、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就可以理解、可以论证了。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5—426页

6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动

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60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谬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也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些斗争的形式,这些因素是: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结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国家制度等等),法的各种形式,甚至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及其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切因素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数的偶然现象(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证实,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不予注意)为自己开辟道路)。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是最终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在人们头脑中作祟的传统,也起着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就有一个由力的平行四边形构成的无穷的群,由此就产

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局，这个合力本身又可以被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无意识地和无意志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尽管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肉体组织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状况（或是他自身的，或是一般社会的）促使他去争取的东西——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也决不当从这里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就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9页

……这种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反过来作用于生产的条件和进程。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

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 4. 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 错误和防止僵化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科学的科学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

……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人的认识由于没有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而带有某种狭隘性和片面性。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42页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

法这样说。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4—715页

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面对论敌时,曾经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这个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阶段,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可能有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完全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这里也制造了惊人的混乱。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

常也强调得不够，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sup>①</sup>。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再去研究其他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是以思维为中介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

<sup>①</sup> 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原编者注

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末，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作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利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自由贸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征讨，那就可以避免五百年的贫穷和愚昧。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过分地忽略了。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就这样做过，而且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因此，我不仅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相反地，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而已。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的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参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502页

……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

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8页

诡辩家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24页

### (三) 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观察事物

#### 1. 事物是充满矛盾的运动变化的发展过程

……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



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491页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106页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  
2卷第850页

……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造成发展的内因;……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  
584页

.....

(四)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它们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東西和发展着的東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東西和产生着的東西之间的斗争、衰颓着的東西和发展着的東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8—429页

一、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示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以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因此，在这个形式下，黑格尔的神秘的命题就显得不仅是完全合理的，并且甚至是相当明白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485页

但是，在物理学中，尤其是在化学中，不仅有量变所引起的连续的质变，即量到质的转化，而且要考察那许许多多的质变，这些质变怎样为量变所制约还完全没有证实……一切运动都包含着物质的较大或较小部分的机械运动，即位置移动，而认识这些机械运动，是科学的第一个任务，然而也只是它的第一个任务。但是这些机械运动并没有把所有的运动包括无遗。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它也是质变……然而“机械”观正是这样做的。它用位置移动来说明一切变化，用量的差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异，同时忽视了质和量的关系是相互的，忽视了量可以转变为质，质也可以转变为量，忽视了这里所发生的恰好是相互作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第596页

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9页

那末,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虽然他百般反对和抗拒,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着这一规律。不言而喻,例如,关于大麦粒从发芽起到结了实的植株逐渐死亡的特殊发展过程,如果我说,这是否定的否定,那末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积分也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如果限于这种一般的论断,那只会肯定这样一个谬论:大麦植株的生活过程就是积分,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正是形而上学者经常归咎于辩证法的东西。当我谈到所有这些过程,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我是用这一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去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的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sup>①</sup>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

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微积分中的否定不同于从负根得出正的乘方时的否定。这一点和其他一切一样,是应该学习的。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182页

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任意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页

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①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 这一用语见斯宾诺莎1774年6月2日给雅里希·耶勒斯的信(见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那里所使用的意义是“限制即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这一用语以及对它的解释:“任何规定即否定”,分别见于黑格尔的著作,因此它们也就为人们所熟知了(见《哲学全书》第1部第91节附释;《逻辑学》第1册第1篇第2章关于质这一节的注释;《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部第1篇第1章关于巴门尼德的一节)。

——原编者注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  
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  
卷第851页

科学史表明，辩证方法是真正科学的方法；从天文学直到社会学，到处都证实着这种思想：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因而对于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从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而这就是说，辩证法的精神贯穿着全部现代科学。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7页

## 2. 要把世界上的一切过程当做对立面 的统一来认识，不可固执一面

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

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159—160页

要在世界的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发展和蓬勃生活中认识这些过程，就要把它们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自己运动，它的动力，它的泉源，它的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运动观，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僵死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富有生命力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只有它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选集》第2

卷第712页

**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11页

辩证的东西 =

= “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97页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278页

辩证法根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494页

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43页

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所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

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人的理智”来自“生活深处”，并不会因为任何哲学或其他学术研究而破坏自己的天然的习性，它的全部粗俗性表现在：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当它在规定有差别的定义时，这些定义立即在它手下硬化，而它认为假如使这些僵化的概念互相撞击而打出火花，那是最有害的诡辩。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172页

……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表达这个本质的基本概念有两个：（无限的）不连续性（Kontinuität）和“点截性”（=不连续性的否定，即间断性）。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不间断性与（时间和空间的）间断性的统一。运动是矛盾，是矛盾的统一。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3页

悟性的逻辑范畴的对立性：两极化。正如电、磁等等自身两极化，在对立中运动一样，思想也是如此。正如在电、磁等等情形下，不可固执一面，而且也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想固执一面一样，在思想情形下也是如此。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6页



### 3. 思维同样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曲折过程

同样,我们已经看到,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161页

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离开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

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只表现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68页

换句话说,黑格尔的这个“片段”应当表达如下:

辩证法一般地就是“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不带唯心主义的神秘意味来说就是: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7页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7页

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以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这个规律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2页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第 40 页 [32], 把哲学史比做圆圈——《这个圆圈的边沿又有许多圆圈》……

一个非常  
深刻而确切的  
比喻!!  
每一种思想 =  
整个人类思想  
发展的大圆圈  
(螺旋) 上的  
一个圆圈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71 页

不论是黑格尔(参看《逻辑学》), 不论是保尔·福尔克曼(参看他的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sup>①</sup>, S.) 这个自然科学的现代“认识论者”、折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 都把认识看作一串圆圈。

哲学上的“圆圈”: 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 不!

古代: 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时代: 笛卡儿对伽桑狄(斯宾诺莎?)。

近代: 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

① 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1910 年莱比锡—柏林版第 35 页。见 1911 年圣彼得堡版第 40 页。——原编者注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14页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惊小怪。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9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86页

## （四）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 1. 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贝·库·同志是根据马克思的引文来批评的，但是这引文所指的情况，跟目前的情况不同，他全盘否定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列宁：《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页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

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

根据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第407页

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术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但是，得用辩证法（即研究事件及其发展的全部具体情况）代替诡辩术（即离开事变的内部联系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才行。

列宁：《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列宁全集》第21卷第99页

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需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77页

正确地提出问题对于解决问题有巨大的意义。任何问题都应当辩证地提出，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忘记，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所以我们就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出问题。

斯大林：《论土地问题》（1906年3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11—212页

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问题当作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81 页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430 页

## 2. 反对用一般的抽象公式代替具体分析

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31 页

因为任何一个一般的历史的理由，如果用在个别场合而不对该一场合的条件作特殊的分析，都会变成空话。

列宁：《错在哪里？》。《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34 页

马克思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的分析。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125 页

……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参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5页

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列宁选集》第1卷第158页；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第12页

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第一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296页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

并且不是“凭空想出”这些形式，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发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综合、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一切抽象公式，一切教条方法，而要求细心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越来越新和越来越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限于只是在某一时期可能实行的斗争形式，认为随着一定社会局面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新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凭空捏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未来的危机必定会给我们带来现在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列宁：《游击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672—

673页

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

列宁：《论口号》。《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9页

违背了列宁的在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必须估计到苏联各个不



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忘记了苏联有各种各样的地区，这些地区各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水平。忘记了这些地区中间有先进的、中等的和落后的。忘记了集体农庄运动的速度和集体农庄建设的方法对于这些远不相同的地区不能是一样的。

列宁说：“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笼统地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搬到一切边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133页）。

其次，列宁说：

“如果死板地把俄国中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混为一谈，使它们服从于一定的死板格式，那将是极为愚蠢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10页）

最后，列宁责成高加索的共产党员，要他们

“了解他们的特殊情况，即他们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地方，了解决不可以抄袭我们的策略，而必须深思熟虑地把它加以改变，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同上，第305页）。

斯大林：《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82—183页

### 3. 要善于研究、探求事物的具体特点

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43页

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党的任务》。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00—201页

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13页

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只是运用了一半马克思辩证法，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了一步之后，马上又离开了这条道路。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至于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的说法，不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这过于一般化，所以对这一特殊场合是不够的。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页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因此，必须研究当前这一战争的历

史特点。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  
第668页

少来一些政治上的喧嚷，少发表一些为没有经验和不了解自己任务的共产党员所喜爱的一般议论和抽象口号，多做一些生产宣传，尤其是对实际经验多做一些实事求是的、巧妙的、适合群众水平的估计。

列宁：《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0页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在各该国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末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典范。

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693页

## (五)思维的辩证方法和逻辑

### 1.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是一致的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象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本来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14页

……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89—90页

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念”)的各环节,就是逻辑的范畴。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2页

.....

倒过来: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伸出来。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84页

注意

“行动的推理”…… 对黑格尔 说来，  
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格。这是对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逻辑的格以人的实践作为它自己的异在（=绝对唯心主义），相反地，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注意

第一个前提：善的目的（主观的目的）对现实（“外部现实”）的关系

第二个前提：外部的手段（工具），（客观的东西）

第三个前提即结论：主体和客体的一致，对主观观念的检验，客观真理的标准。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3—234页

“自然这个直接的整体，扩展为逻辑观念和精神。”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这些概念和规律等等（思维、科学 = “逻辑观念”）有条件地近似地把握着永恒运动着的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在这里的确客观上是三项：（1）自然界；（2）人的认识 = 人脑（就是那同一个自然界的最高产物）；（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人不能完全把握 = 反映 = 描绘全部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

注意：  
黑格尔“只是”把这个“逻辑观念”、规律性、普遍性神化了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页

## 2. 科学抽象能更深刻、更正确、 更完全地反映事物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要等待

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61页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8页

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企图寻找统一的物质本身，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所造成的纯粹量的差异，那末这样做就等于不要看樱桃、梨、苹果，而要看水果本身，不要看猫、狗、羊等等，而要看哺乳动物本身，要看气体本身、金属本身、石头本身、化合物本身、运动本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第598—599页

这是老生常谈。先从可以感觉到的事物造成抽象，然后又希望从感觉上去认识这些抽象的东西，希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论者深深地陷入了体会经验的习惯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东西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感性认识的领域内。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根本不是小时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空间根本不是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



西：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确实有人认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当然不知道，因为抽象的物质和运动还没有人看到或体验到；只有各种不同的、现实地存在的实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或体验到。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无非是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象“物质”和“运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因此，要不研究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由于认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因此，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们先用我们的头脑从现实世界作出抽象，然后却不能认识我们自己作出的这些抽象，因为它们是可以意识到的事物，而不是可以感觉到的事物，但是一切认识都是感性上的测度！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困难：我们当然能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为还没有人吃过抽象的水果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56页

如果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我们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格罗夫对因果性的全部误解，是由于他对付不了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他有了问题，但是没有抽象的

① 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3节注释：“从形式上把握普遍并把它和特殊并列起来，它本身也会变成某种特殊；这种并列的办法，即使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事物，也显然不合理和行不通，例如，怎么会有人要水果而不要樱桃、梨和葡萄，因为它们是樱桃、梨和葡萄而不是水果。”——原编者注

思想，所以他糊涂了。第10—14页<sup>①</sup>）。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52页

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9月2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8页

当逻辑的概念还是“抽象的”，还具有抽象形式的时候，它们是主观的，但同时它们也反映着自在之物。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223页

① 恩格斯在写《自然辩证法》时利用了威·罗·格罗夫的著作《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3rd ed., London, 1855）。该书第一版于1846年在伦敦出版。它的基础是格罗夫的讲稿，这些讲稿他曾于1842年1月在伦敦学院宣读，此后很快就发表了。——原编者注

康德的自在之物是空洞的抽象，而黑格尔要求的是和实质相符合的抽象：“事物的客观概念构成事物实质本身”，——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就是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实际深化相符合的抽象。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88页

我们看到，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11页

李嘉图所以犯这一切错误，是因为他想用强制的抽象来贯彻他把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等同起来的观点。庸俗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说，理论上的真理是同现实情况相矛盾的抽象。相反，他们没有看到，因为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才使他采取了错误的抽象。<sup>①</sup> [673]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497页

{ ……亚·斯密起初对价值以及对价值组成部分即利润、工资等的关系发表过正确的观点，后来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把工资价格、利润价格、地租价格假定为某种既定的东西，试图把它们规定为独立的量，并把它们加起来得出商品的价格。这种向相反观点的

①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象让·巴·萨伊这样一些批评李嘉图的人，萨伊指责李嘉图把“赋予过分普遍意义的抽象原则”作为自己论述的基础，因此得出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41年巴黎第6版第40—41页）。——原编者注

转变意味着：斯密起初是从事物的内部联系考察事物，后来却从它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颠倒了的形式去考察事物。他天真地把这两种考察方法交织在一起，而且没有觉察到它们之间的矛盾。相反，李嘉图有意识地把竞争形式，把竞争造成的表面现象抽象化，以便考察规律本身。应该指责李嘉图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把表现形式理解为普遍规律的直接的、真正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的发展。就第一点来说，他的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就第二点来说，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11—112页

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具体的劳动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

……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81页

### 3. 分析和综合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

给归纳万能论者。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sup>①</sup>。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548页

……第一，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第二，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种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意识的要素或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

① 在页边上写着：“以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学，如果没有它的对极，即综合，就什么也不是了。”——原编者注

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81页

合理的幻想——换句话说,就是综合!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3页

辩证法的要素

.....  
(7)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  
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239页

好极了!

非常好!(而  
且非常形象)

《哲学方法是综合的同时又是分析的;但这  
决不是说,有限认识的这两个方法并列于哲学  
方法中或简单地交替着,而是这样的:它们二者  
以被扬弃的形式包含在哲学方法中,而哲学方  
法在自己的每个运动中,同时既起分析的作用,  
又起综合的作用。哲学思维起分析的作用,因  
为它仅仅感受自己的对象——观念,让它无阻  
碍地活动,并且似乎只注视着它的运动和发展。  
所以哲学活动完全是被动的。但同时哲学思维  
也是综合的,并表现自己是概念本身的活动。哲  
学方法要想达到这点,就须要放弃那些经常企  
图冒出来的偶然的个别的假设和特殊意  
见》……(第411页)[342]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257页

#### 4. 从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过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546页

[M—14]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

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M—15]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



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氏族，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氏族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

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M—16]历史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40页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

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123页

**抽象的和具体的。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式变换的任何个别“具体”例证更具体得多。**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

实质上，黑格尔反对康德是完全正确的。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和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

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5页

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7—108页

**注意**

认识的  
辩证法

**注意**

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9—310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常、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713页

## 5. 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

尽管我们在这里遇到无数的任意虚构和凭空臆造,尽管这种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却不能否认:这个哲学(指黑格尔哲学。——编者注)在许多情况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

思维形式一部分也是通过发展继承下来的(例如,数学公理对欧洲人来说,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布须曼人和澳大利亚黑人来说,肯定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

前提，那末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正如同解析几何的演算必定与几何作图相符一样，尽管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方法。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1页

关于辩证法及其客观意义的问题……

……——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一切都相互转化，因为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等等。——既然如此，那就首先必须更确切地理解进化，把它看做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互相转化。——其次，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这点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和存在不相联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的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十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象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

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4页

继施米特之后，彼·法尔曼曾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3卷第793页）。我不谈他对马克思的论述的其他方面所作的评论。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東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在此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开头从他作为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这一点，当然是法尔曼决不可能理解的。

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序言》。《马克思恩格

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变体）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这就是黑格尔首先发现的关于概念的见解。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545页

不过，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 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页

……………要倒过来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这点应注意。

注意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3页



……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从各门科学的历史上更具体地更详尽地研究这点，会是一个极有裨益的任务。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

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5页

## 五、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 (一) 调查研究必须收集丰富的材料， 把握事实的总和

1. 社会调查是研究社会、做好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  
对实际经验缺乏研究是官僚主义的根源

(3)——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进行一系列的社会调查研究；……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列宁全集》第27卷第378页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则是它的间接产物。所以，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pro et contra〔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

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

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时候，这一点我是早有准备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给我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确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究一个需要全面论证的庞大题目时，这种情况就是英国人也难以避免，更何况象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状况的著作，连英国本国也还没有出过一本。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象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描述不列颠王国无产阶级的境况的典型形式，特别在目前对德国来说是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甚至连善意的“劳动阶级状况改进协会”（而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就在这些协会里对社会问题大肆歪曲）都经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见解作为根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实际知识。虽然德国无产阶级的境况还没有象英国那样典型，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了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

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的出现迟早会达到和北海彼岸同样尖锐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照这样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同时，对英国的灾难的揭露将推动我们去揭露我们德国的灾难，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灾难以及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险，这种危险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280页

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他在1842年迁到这里，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一家商号中服务。在这里，他并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形。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在他以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研究和观察的结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他们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这些思想是

在一部写得很动人、充满了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的著作中叙述出来的。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的描述。的确，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出现过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逼真。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9—90页

……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页

……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138页

中央提出这次会议的任务，决不是再谈空话，而是要专门详细地研究地方的（县、乡、村的）实际经验；如果实际经验少（大概很少，因为谁也没有费心去收集，然而没有收集起来的经验却是很多的），最好由代表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

（甲）该委员会专门研究这种实际经验；

……

（戊）委托该委员会收集经验，加以详细研究（在写出几篇文章以后），草拟中央（新中央）关于部署农村工作的信，信中必须极其具体地指出，如何实行合作化，如何“限制”富农而

又使生产力的增长不致中断，如何进行全俄农林工会的工作，如何加强它等等。

中央拟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大致)如下：

事实说明，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也证明，党在农村工作方面的主要缺点是对实际经验缺乏研究。这是一切灾祸和整个官僚主义的根源。代表大会责成中央首先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而且要取得这种委员会的帮助，其成员有一人(或两三人)到全俄农林工会担任经常工作。

列宁：《给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各委员》  
(1922年3月16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  
211—212页

在我国最糟糕的就是，在报刊上和政治喧声中一般议论过多，而对地方经验的研究太少。无论地方和中央都有不愿真实地宣传和真实地评价地方经验的强烈倾向。人们怕家丑外扬，怕赤裸裸的真相，“粗枝大叶地”、简直是马马虎虎地就避开了这种真相……

要更加更加具体地研究地方经验、细节、小事情、实际经验和工作经验，深入到县、乡、村的实际工作中去；要分析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为什么(用什么方法)在极端贫困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条件下能够获得虽不是重大的却是真正的改善；不要怕揭露错误和缺点；要大力表扬和介绍任何有些成绩的地方工作人员，把他作为榜样。

列宁：《致恩·奥新斯基》(1922年4月12日)，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00页

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已归结为两个营垒——起义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奴隶主资本家（及其狐群狗党直到孟什维克等等）之间的斗争。关于这种政治，我再说一遍，可以

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

多谈些经济。但这不是指“一般的”议论、学者的评述、知识分子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的废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考查和研究新生活实际建设的各种事实。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列宁选集》第3卷  
第600—601页

一般的社会统计，特别是经济统计，最近二三十年来作出了巨大的成绩。有许多问题，而且是涉及到现代国家的经济制度和这种制度的发展的最根本问题，过去是根据一般的估计和大致的材料加以解决的，现在如果不根据按某一个一定的纲要收集并经统计专家综合的关于某一国家全国情况的浩繁材料，就无法加以比较认真的研究。尤其是争论最多的农业经济问题，更加要求根据精确的和大量的材料作出回答，况且在欧美各国，对全国所有农户进行定期调查，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惯例。

列宁：《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全集》  
第16卷第420页

## 2. 只有充分地占有材料，掌握事实的 全部总和，才能把握现实的运动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

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sup>①</sup>，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至于你向我提出的各种经济问题，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些问题既没有官方的资料，也没有经过科学整理的综合资料。从贸易部的统计表中，当然可以借用谷物进口的官方数字。但是再也没有别的了。现在一定会很快涌现一大批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在英国，危机的时期同时也是理论研究的时期。我在笔记本中利用各种来源收集了一切可能收集到的统计资料，根据我的这些笔记本，一有可能，就为你搞个综合材料。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5年1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620—621页

要不是有那么多美国和俄国的材料（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多立方米），第二卷早就印出来了。这种详细的研究工作使第二卷的进展耽误了许多年。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3年6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7页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

---

① 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原编者注。



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为要确信后面这个论点的正确，应当记住一个原则：在社会科学中（也象在一般科学中一样），所研究的是大量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事件。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1页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因为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二十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列宁选集》第2卷第732页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sup>的总和</sup>。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列宁选集》第2卷第732—

733页

而作现行统计则必须非常慎重,因为比较可靠的、完整的和一致的材料即使少一些,也比大量片断的、可疑的和无法比较的材料要好一些……

……我们详细研究了现行统计制度中的缺点,为的是着重指出对这些统计材料必须特别仔细地研究。研究的主要和基本的目的应该是区别莠草和小麦,区别哪些是比较有用的材料,哪些是无用的材料。

列宁:《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第29—30页

### 3. 只有仔细地、认真地收集、研究 各种客观事实和实际经验,才 能确定任务和策略

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

目前，表明俄国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客观材料愈来愈多了。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收集、核对和研究这些客观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所说明的不是个别人和个别集团的活动和情绪，而是群众的活动和情绪。这些材料是从各种怀有敌意的报纸上拿来的，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可以核对。

只有根据这样的材料，才能学习和研究本阶级的运动。民粹派和取消派以及各种知识分子集团，如“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派，它们的一个主要缺点，甚至可说是最主要的缺点（或者说对工人阶级所犯的罪孽）就是主观主义。他们处处都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估计、自己的“希望”当作工人的意志，当作工人运动的要求。

列宁：〈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列宁全集〉第20卷第384—385页

全体党员都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把经过检验、经过提炼、经过总结的实际经验带到代表大会上来。如果我们能尽一切努力，善于仔细地、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收集、检验和提炼实际经验，即我们每个人所作的、所作完的和我們看到的我們旁边的人所作的、所作完的事情，如果能这样，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以及我们所有的苏维埃机关才能解决最迅速最稳妥地战胜经济破坏这一实际任务。

从讨论一般问题的代表大会和会议进到总结实际经验的代表大会和会议，这就是当前的口号。研究实际经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正确地确定一些当前的实际措施，并且不惜任何牺牲而坚决予以实现，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当前的任务和党代表大会的任务。

列宁：〈关于准备党代表大会给俄共各级组织的

#### 4. 谁不怕用功夫，有决心去独立研究、 掌握事实和材料，谁就能找到真理

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作“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因此，我们这里只是向那些不怕用功夫，而有决心去独立研究和努力找到事实、文据以及证人口供的工人发表一些意见。

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全集》第19卷第

135—136页

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定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分析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sup>①</sup>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敏感，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

宁选集》第4卷第223—224页

① 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在自己的基础上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

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6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6页

至于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和农民在其中所能起的作用,在我没有对整个问题从头重新研究一番,并用最新的材料补充我对此问题的实际情况的极贫乏的了解以前,在这些方面我是不能在报刊上问心无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的。

恩格斯:《致伊萨克·阿道夫维奇·古尔维奇》(1893年5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4页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 (二) 必须考察基本的历史联系

### 1. 用科学的眼光观察社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对它作历史的考察

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

恩格斯：《马克思，亨利希·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0页

要最科学地来看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

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92页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第650页

他（指黑格尔。——编者注）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正象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

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

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业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72—473页

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187页

例如，把货币的各种不同职能放在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来叙述，就向学习的人清楚地说明，对这些职能的理论分析，不是根据抽象的臆测，而是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真实情况的精确研究。这样，对历史上形成的各个社会经济结构所得的概念，就比较完整。要知道，政治经济学入门书的全部任务，是要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对各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每一个制度的根本特点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要使领会这本初级入门书的人得到可靠的线索，去进一步研究这门科学，是要使他对这种研究发生兴趣，懂得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都同经济学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

列宁：《书评》。《列宁全集》第4卷第33页

可笑的人们！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用历史观点来观察一切事物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农村小资产阶级经济比农奴制经济进步；破坏农奴制经济和实行小资产阶级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资本主义以后又会排除这种小资产阶级经济……

斯大林：《土地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04页

但是，资本主义关系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



阶段上发展起来的，这个发展阶段本身已经是一系列以前的发展阶段的结果。作为资本主义关系出发点的那种劳动生产率水平并不是自然的某种产物，而是劳动早已脱离其原始状态的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87页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要研究精神生产[409]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

6 其次，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

最后，施托尔希所理解的精神生产，还包括统治阶级中专门执

行社会职能的各个阶层的职业活动。这些阶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职能，只有根据他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理解。

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象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sup>①</sup>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sup>②</sup>来代替《伊利亚特》。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296页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

……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了。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

① 马克思指莱辛在他的《汉堡戏剧论》(1767—1768年)中同伏尔泰的论战。——原编者注

② 《亨利亚特》是伏尔泰写的关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长诗，于1723年第一次出版。——原编者注

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吗？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列宁选集》第1卷第575—576页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列宁：《游击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673页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

洛贝尔图斯的理论没有丝毫的历史主义气息，也没有丝毫的历史现实性，因为他讲的是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一般农业，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农业。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279页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0页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卓绝地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

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

2. 社会是一个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  
机体，必须分析这个机体的各种关  
系和认识它的发展规律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常常碰见社会科学中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的也只是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简单那还好），他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辩证方法对形而上学方法（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无疑也属于这个概念）的态度，我们在下面将尽力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的议论为例加以说明。现在我们仅仅指出，凡是读过恩格斯（在同杜林的论战中。俄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或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各种注解和第2版《跋》；《哲学的贫困》）关于辩证方法的定义和叙述的人，都会看出根本没有说到黑格尔的三段式，而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演进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45页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要么直接希求的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到

的后果。

恩格斯：〈致威·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5页

……因为历史的发展象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61页

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63页

马克思所否定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无论对于过去或现在都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经济生活是与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与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提并论。更深刻的分析表明，各种社会机体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严格科学地表述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精确的研究所应抱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

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46

要知道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第一步就是研究这些关系，考察它们之间的实际的经济联系。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第549页

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着这个价值规定。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这种研究方法从历史上看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因此，萨伊能够肤浅而系统地把它概述在一本教科书里。在斯密和李嘉图之间的这段时期，仅仅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货币、人口论、土地所有权以及税收等个别问题作了一些研究。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

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的研究，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

斯密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的观点不是从比较陈旧的、已被推翻的理解方法出发对斯密的反动，都能够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亚·斯密作为自己的基础，不管他们是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连结在一起，或者几乎总是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但是，李嘉图终于在这些中间出现了，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以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525]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因



此，被李嘉图抽掉了立足点的庸俗的萨伊怒气冲冲地说：

“有人借口扩充它〈科学〉，把它推到真空中去了。”

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所以，凯里——参看后面有关段落——给李嘉图加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

“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整个体系具有挑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仇恨的倾向……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亨·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74—75页）

可见，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它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详细说明。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81—184页

这个问题也和所有的问题（如资本主义和人剥削人怎样产生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出现及其产生的条件的问题）一样，要正确地认识它，要有把握地切实地解决它，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4页

为此必须估计具体的历史形势，研究革命的全部发展和整个连贯的过程，不仅仅从纲领原则中，而从运动已往的步骤和阶段中得出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分析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应当作的真正的历史分析。

列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1卷第99—100页

### 3.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阶级地位的变动，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确切分析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第27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执行这个要求，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第24页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式过渡到农奴制、最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几千年或几百年，包含许许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认清这一切异常繁杂的情形，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联系着的情形，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7页

以下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三十多年前谈到未来世界战

争时所说的一段话：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八百万到一千万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哭的(uns kann es recht sein)。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末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doch)不可避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于伦敦”

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言！在这个明确的、简要的、科学的阶级分析中，每一句话的含义是多么丰富！现在陷于可耻的犹豫、颓丧和绝望状态的人，如果……如果这些惯于向资产阶级奴颜婢膝或甘愿被资产阶级吓倒的人会思考，还有一点思考能力，那末，他们

该从这里吸取多少教训！

恩格斯所预料的事情有些是发生得不象他所预料的那样，因为在帝国主义以疯狂速度发展的三十年间，世界和资本主义当然不能不有某些变迁。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很多事情发生得同恩格斯所预料的“一字不差”。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恩格斯作了极其确切的阶级分析，而阶级以及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又仍然同以前一样。

列宁：《预言》。《列宁选集》第3卷第576—577

页

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而且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

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

第123页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

第121页

……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应该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

## 阶级的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

列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245 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描述，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果的客观政治环境。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 10 卷第 190 页

我们不能“臆造出”什么特别的改革“方案”。我们应该研究在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客观条件是什么，根据这种客观的分析把某些阶级的错误思想同经济变革的现实内容区分开来，然后再来确定，在这些实际的经济变革的基础上，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237 页

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常常忘记这一真理。他们还常常忘记，革命中的阶级对比关系是随着革命的进展而变化的。任何真正的革命进步都要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也就是说，要求更清楚地认识阶级利益，更明确地划清各政治党派的界线和更确切地描绘各个不同政党的阶级面貌；也就是说，要求以更加具体的、明确的、各个阶级的不同要求来代替一般的、抽象的、模糊不清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

列宁：《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393 页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变革的经济条件以及维护这种或那种纲

领的政治理由,现在应该补充说明各阶级、各政党斗争的情形,尽可能把各方面的利益直接进行对比。只有这样一幅图画才能使我们对这里考察的现象(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才能排除个别估计上的片面性和偶然性,并且用有关者自己的实际体验来检验理论上的结论。各政党各阶级的任何代表,作为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但是当他们在台上公开向全国人民说话的时候,个别的错误必然会被同斗争有关的相应集团或阶级纠正的。阶级是不会犯错误的:总的说来,每个阶级规定自己的利益和任务都是符合斗争条件和社会发展条件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343页

随着革命的进展,随着革命任务的增长,能够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阶级和人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谁要是忘记这一点,谁就会犯大错误。

列宁:《革命界的庸俗习气》。《列宁全集》第11卷第237页

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一革命中究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

列宁:《阶级变动》。《列宁全集》第25卷第118页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那部分任务。为了消灭阶级,第二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

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用那种使农民能大大改善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的办法来帮助农民，才能加速这种过渡。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89—90页

由于苏联经济方面发生了这些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大家知道，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剩下了工人阶级。

剩下了农民阶级。

剩下了知识分子。

可是，如果以为这些社会集团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譬如说，如果以为他们还是象在资本主义时期一样，那就错了。

例如拿苏联工人阶级来说。人们往往照旧叫它无产阶级。但什么是无产阶级呢？无产阶级就是，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资本家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经济制度下被剥夺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阶级。无产阶级就是被资本家剥削的阶级。而在我国，大家知道，资本家阶级已被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已从资本家手中夺来，交给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国家。因而，已经没有能够剥削工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了。因而，我国工人阶级

不仅没有被剥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反而是同全体人民一起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既然它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而资本家阶级已被消灭，那末任何剥削工人阶级的可能都完全铲除了。既然如此，难道还可以把我国工人阶级叫做无产阶级吗？当然不可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粉碎资本家阶级，从资本家手中夺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并且把产生无产阶级的生产条件消灭。可以说苏联工人阶级已经实现了解放自己的这些条件吗？绝对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苏联无产阶级已经变成完全新的阶级，已经变成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而引导着苏联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苏联工人阶级。

由此可见，苏联工人阶级是完全新的、摆脱了剥削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现在我们来谈农民问题。人们通常都说，农民是小生产者阶级，它的成员好象一盘散沙，分布在全国的地面上，各人单独地在自己的小经济范围内用落后的技术勉强从事耕种，他们是私有制的奴隶，是遭到地主、富农、商人、投机者、高利贷者等等放肆的剥削的。的确，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农民，就其基本群众来说，正是这样的阶级。能不能说我国现在的农民，苏联农民，就其大多数而言，是与这样的农民相象的呢？当然不可以这样说。这样的农民在我国已经没有了。我们苏联的农民是完全新的农民。在我国已没有能够剥削农民的地主、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了。所以，我国农民是摆脱了剥削的农民。其次，我们苏联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是集体农庄农民，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和财产不是建立在个体劳动和落后技术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集体劳动和现代技术的基础上的。最后，我国农民的经济基础不是私人所有制，而是在集体劳动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集体所有制。



由此可见，苏联农民是完全新的农民，这样的农民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最后，我们来说知识分子问题，来说工程技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及所有职员等等的问题。在过去这一时期中，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已经不是企图把自己看作超阶级的，而实际上大多数都是替地主资本家服务的顽固的旧知识分子了。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联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第一、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在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中，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所占的百分数很小。苏联知识分子80—90%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出身的。而且，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从前，他们一定为富人阶级服务，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他们一定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他们现在是苏联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成员，在这里，他们同工农并肩前进，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由此可见，这是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

这就是过去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第一、这些变化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的界线正在消除，而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这就是说，这些社会集团间的距离正在日益缩小。

第二、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失。

最后，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政治矛盾也在缩小，也在消失。

这就是苏联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

### (三) 从事物的现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

#### 1. 现象是本质的表现, 规律是本质的反映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 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5 卷第 923 页

……但是他(指黑格尔。——编者) 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 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 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 而是人的社会特质, 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

方式。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 1 卷第 270 页

《实存转回到规律就象转回到自己的根据一样; 现象包含着这二者, 即单纯的根据和全宇宙现象的分解运动, 而分解运动的本质就是根据。》《因此, 规律是本质的现象。》(第 150 页)

注意  
规律是本  
质的现象

[602]

所以, 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等等的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 或者说得更确切些, 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59页

……本质表现在现象中，因此，现象不单纯是某种没有本质的东西，而是本质的显现。》（第24—25页）

[21—22]

现象是  
本质的显现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84页

现象宇宙的运动 (Bewegung des erscheinenden Universums)，在这一运动的本质性中，就是规律。

《规律的王国是现象的静止的内容；现象也就是这个内容，但它是不断变换的和作为向他物的反思的……因此，同规律相比，现象是整体，因为它包含着规律，并且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即自己运动着的形式的环节。》（第151页）

[602—603]

注意

（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

（现象、整体、总体）（（规律 = 部分））

（现象比规律丰富）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60页

## 注意

规律是  
现象中巩固的  
(保存着的)  
东西

(规律是现象  
中同一的  
东西)

## 注意

规律 = 现象的  
静止的反映

## 注意

《在规律中，现象拥有这种持续着的固存性》……(第 149 页)[600]

《规律是现象的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第 149 页)[601] (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现象与它自身同一的反映。”)

……《这种同一，即构成规律的现象基础，是现象本身的环节……(第 150 页)[602] 因此，规律不是在现象的彼岸，而是为现象直接固有的；规律的王国是现存世界或现象世界的静止的 (着重号是黑格尔加的) 反映》……

这是极其唯物主义的、极其确切的(从“静止的”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 38 卷第 158—159 页

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Scheinen)。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 38 卷第 137 页

就是说，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 38 卷第 134 页

## 2. 通过现象认识本质

辩证法特别是研究自在 (Ansich) 之物、本质、基质、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相互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 38 卷第 278 页

.....

(11)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239页

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质，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象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2页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

既然象读者已经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末，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9—350页

因为亚·斯密不仅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利润，而且归结为地租，——这是剩余价值的两个特殊形式，它们的运动取决于完全不同的规律，——所以仅仅这一点本来就应当使他意识到，决不能不

通过任何中介环节，而把一般的抽象形式同它的任何一个特殊形式混淆起来。不论是斯密，还是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照例都缺乏对于阐明经济关系的形式差别所必要的理论认识，——他们都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材料，只对这些材料感兴趣。正由于这个原因，在问题纯粹涉及在价值量不变的条件下交换价值形式的各种变化的地方，他们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货币的本质。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72页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末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8页

……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做事实，把虚假的外表当做实质，或者一般地当做某种重要的东西。

列宁：《拿破仑主义的开始》。《列宁全集》第25卷第211页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0卷第330页

#### (四) 注重典型研究，抓住主要环节

##### 1. 在解决某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 要首先把握住最典型的事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6页

马克思……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21页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



史过程。”

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而这个思想，正象我们所说的那样，是以罕见的逻辑力量严格地坚持了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个情况。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得出他的结论的方法，这些方法，象我们刚才听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16—117页

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象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

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

显然，这一章里谈的，只是纯粹的、古典形态的采邑；这种采邑当然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并非到处同时出现的形态。可是，只有拿这种纯粹的形态来考察，才能了解这种经济关系的历史表现形态，而罗特的主要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从一切混杂的附属物中拣出了采邑这种古典形态。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52页

……从企业(工厂、国营农场)和机关中挑选一些(甲)较好的(模范的)、(乙)中等的和(丙)较坏的典型加以研究。

列宁：《给中央统计局的信》(1921年9月1日)。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6页

任务应该是正确地确定时代同当前的战争的关系。在一些决议中和我的一些论文中就是这样做的：“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现象。”典型的不是唯一的。

列宁：《给格·季诺维也夫》(1916年8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14页

在解决某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起码的一条就要首先把握住最典型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最不受局外的、复杂的影响和环境的左右，在这个事情解决之后，再深入一步把这些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一一加以考虑。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6卷第108页

## 2. 抓住主要环节, 就能掌握事物的 整个链条

任何问题都可以说是“在迷宫里兜圈子”，因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假使我们有一大批老练的石匠，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即使没有什么引线，也能把石头放置在适当的地点（抽象地说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那末我们也许又可以去掌握另一个环节了。但是不幸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批老练的而且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的石匠，石头往往放得完全不是地方，不是按一条总的引线来放，而是放得乱七八糟，敌人很容易就能把它们拆散，好象这不是什么石头，而是一堆沙子。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71—  
372页

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649页

仅仅一般地做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还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里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别环节，并全力抓住这个环节，掌握整个链条，准备稳步地过渡到下一环节；同时，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连，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

那样简单,那样笨拙。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

第27卷第252页

我在1918年4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仅仅一般地作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事变发展的历史链条里,各个环节的顺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联,它们彼此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作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

在我们所谈的当前工作中,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末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抓不住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第577—578页

第二、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链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链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问题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许多任务中挑出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55页

## 六、联系群众，尊重群众 的首创精神

### (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 1.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基础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sup>①</sup>。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

---

① 马克思在页边上写着：“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原编者注

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41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参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425页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决定自己的生产力——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

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受着人们所处的条件的限制，受着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的限制，受着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造而是由前代人创造的社会形式的限制。任何后代人都得到前代人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作为自己进行新的生产的原料，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历史中的连贯性，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从而随着人们的社会关系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人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构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人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sup>①</sup>。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sup>②</sup>，才会有生产。

.....

○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

① 在1891年版本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改为“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原编者注

② 在1891年版本中，“对自然界的关系”改为“对自然界的影响”。——原编者注

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363页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8页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3页

## 2.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些话表现了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和不能了解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的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地，瘫痪）这些历史创造者的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条件的问题。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  
第1卷第145—146页

但是，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总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160页

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

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

世界所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基本原因是有成亿成亿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

列宁：《〈真理报〉创刊十周年纪念》。《列宁全集》第33卷第311页。

然而，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

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5页。

我国革命之所以是伟大的俄国革命，正是因为它发动了极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进行创造的有历史意义的事业。

列宁：《“不要向上看，而要向下看”》。《列宁全集》第10卷第479页。

……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2页。

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391页。

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一般文化，其中也有群众的文化。战争震动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痛苦唤醒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以火车头般的速度飞快前进。现在，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门前了。

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1页

### 3. 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我们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

同志们！在认识肤浅的人看来，在我国革命的无数敌人和至今还动摇于革命和革命敌人之间的人看来，革命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对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敌人的坚决无情的镇压。毫无疑问，没有这一特征，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当然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革命深刻得多的经常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29卷第68页

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在一个并不是根据官僚的意志而是根据不可遏止的经济发展的要求集中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组织性就是要大家团结成为一支全国统一的力量。没有集中的农民运动，没有跟随集中的无产阶级

前进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集中的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巩固的”重大的“革命成果”，就不可能有任何“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9页

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再一次向我们表明，在1905年曾经动摇沙皇政权并且在这次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摧毁沙皇政权的那些力量还依然存在。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再一次向我们表明了群众运动的意义。既然群众已经振作起来，既然千百万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那末任何迫害和任何镇压都不能阻挡运动。迫害只能激起斗争，使愈来愈多的新战士卷入斗争。恐怖主义者的任何暗杀活动都帮助不了受压迫的群众，而一旦群众站立起来，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们。

列宁：《游行示威开始了》。《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7页

这样的工人，这些普通的群众，在罢工中，在街头上同军警的斗争中能够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够（并且也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我们整个运动的结局……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21页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

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  
第26卷第273页

……不吸引新的人民阶层参加社会建设，不激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觉醒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谈不上什么革命改革。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2页

#### 4. 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真正解放而斗争

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

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

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1854年3月9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7页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现代经济制度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6页

从《共产党宣言》开始，整个现代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无可怀疑的真理，就是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只是在某些方面，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能成为和实际成为革命阶级。

列宁：《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第172页

工人阶级抱有最崇高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把人类从各式各样的压迫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数十年来它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顽强地、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斗争，组织成百万人的政党，不为个别的失败和暂时的失利灰心。

列宁：《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8卷第5页

……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

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实现的充分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第379页

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和其他曾经在历史上完成过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而是消灭任何剥削；而其他阶级的革命，却只是消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剥削，局限在它们和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相矛盾的狭隘阶级利益的范围以内。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76 页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神经，同时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

因此，甚至当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或者说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人口少数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把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许多同盟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为这些群众从来不会预先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37—138 页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在分离和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时，却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

列宁：《国家与革命》。参见《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91 页

……只有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各族人民生活发生巩固持久的变化，才能

根本摧毁中世纪的统治和半亚洲式的资本主义。

列宁：《对芬兰的进攻》。《列宁全集》第16卷第169页

……只有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组织性才能最后决定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结局。谁不了解这一点，那他就是徒具民主主义者的虚名。

列宁：《杜马和批准预算》。《列宁全集》第12卷第290—293页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

列宁：《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列宁全集》第17卷第72页

劳动人民除了靠自己，不能指望别人，依靠别人。劳动人民如果不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放出来，谁也不会把他从贫困中解放出来。

列宁：《给农村贫民》。《列宁选集》第1卷第396页

劳动者不能依靠外力摆脱压迫得到解放；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宣传鼓动，学会解决新的历史任务，而新的历史任务愈艰巨，愈伟大和愈重要，所需要的人就愈多，应当吸引千百万人自觉地来解决这些任务。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9页

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同时他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

**第一个和主要的教训就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夺回去。俄国革命证实了工人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列宁：《革命的教训》。《列宁选集》第2卷第387页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经验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这样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它能领导分散的农民，并且经得起剥削者的一切进攻。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帮助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捍卫和巩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352页

劳动群众除了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而外，无论寄托在什么人身上都是不行的。毫无疑问，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是，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应该使人民中一切觉醒了的和能够进行创造的力量，补充到我们现有的和今后由劳动人民群众建立的组织中来。如果群众是分散的，他们就会无能为力；如果他们是团结的，他们就会强大无比。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怕资

产阶级的攻击，他们已经开始进行独立管理国家的工作。起初可能遇到许多困难，可能缺乏准备。但是，必须在实践中学习管理国家，学习从前由资产阶级垄断的东西。

列宁：《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0页

## (二)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首创精神

### 1. 马克思主义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

列宁：《反对抵制》。《列宁选集》第1卷第729页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象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浪潮达到顶点的一个月

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便马上扮作悔过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愚蠢举动。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用不着拿起武器”。

当他自己在9月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好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变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对手，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教师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举动，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说成是愚蠢举动，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手转交到另一手。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

领导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第88页）……“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群众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极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列宁：《卡尔·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687—688页

群众的革命首创行动和人民的从下面夺取政权，是革命真正胜利的唯一保障……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37页

不要害怕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要相信群众的革命组织，你们就一定会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看到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奋勇打击科尔尼洛夫匪帮时所表现的那种力量和那种伟大而不可战胜的精神。

不相信群众，怕他们发挥创造性，怕他们发挥主动性，在他们的革命毅力面前发抖，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们，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最严重的罪过，他们之所以动摇犹豫，无休止而又毫无成效地企图在旧的国家官僚机构的旧皮袋里装新酒，其最深的根源之一，就在这里。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全集》第25卷第361页

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动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从事着社会主义建设。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4—395页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3页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就产生了领袖对群众的某种贵族态度，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负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贵族态度的基础。

列宁和这种领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象列宁这样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适合于革命。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善于象列宁这样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

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因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0—181页

## 2. 紧密联系群众,走在群众前面, 争取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

这些该死的巴枯宁主义空谈家——律师、医生等等——真是无孔不入,他们俨然以天生的工人代表自居。只要我们能够冲破这种障碍,并和群众进行接触,那里的一切就会顺利进行,事情很快就会走上正轨,然而,如果没有落脚点,那末在任何地方,要做到这一点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1872年5月7〔一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60页

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要的党应该是真正同群众有经常联系的党,善于领导群众的党。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7页

我们必须象一切社会民主党无论何时何地所做的那样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发展和利用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以



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

列宁：《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列宁全集》第16卷第23页

同志们！我们力量的主要泉源，在于工人很自觉，很英勇，始终得到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把当前一切困难和任务公开告诉劳动群众，善于向群众说明为什么一个时期要用全力抓住苏维埃工作的某一方面，善于发挥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和英勇精神，把非凡的革命精力集中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上面。

列宁：《与燃料恐慌作斗争》。《列宁全集》第30卷第118页

但是，如果没有劳动群众的直接支持，单靠指挥人员的力量是不能建设新社会的。新的指挥人员所具有的知识还不足以建成社会主义。为此还必须有劳动群众对这些指挥人员的信任和支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建设的旧的指挥人员的特点，就是他们脱离工人和农民，他们把自己置于劳动群众之上，既不重视劳动群众的信任，也不重视劳动群众的支持，因而也就得不到信任，得不到支持。这种方法对我们国家是完全不合适的。建设新经济和新文化的新的指挥人员之所以叫做新的，正是因为他们应当断然地坚决地和旧的发号施令的方法断绝关系。不脱离群众，而最紧密地联系群众；不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上，而走在群众前面，引导群众前进；不远离群众，而和群众打成一片，争取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这就是新的指挥人员管理业务的新方法。不采取这些方法，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能想象的。

斯大林：《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18页

这样，我们就直接接触到党和本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工人阶

级中的党员和非党员的相互关系问题了。

按列宁所下的定义，这种相互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群众之间的”“相互信任①”（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00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说，党应当倾听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群众的革命本能，应当研究群众的斗争实践，并根据这些来检查自己政策的正确性，所以它不仅应当教导群众，而且应当向群众学习。

第二、这就是说，党应当每天每天取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应当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博得群众的拥护，党不应当命令群众，而首先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易于根据本身经验来认识党的政策的正确，所以它应当是本阶级的领导者、领袖和导师。

违背这些条件就是破坏先锋队和本阶级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就是损害“相互信任”，就是既破坏阶级纪律，又破坏党的纪律。

列宁说：“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②，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③，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6页）

列宁继续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④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同上，第26页）

①②③④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可是，党是怎样取得本阶级的这种信任和拥护的呢？无产阶级专政所需要的工人阶级内部的铁的纪律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它是在什么基础上成长的呢？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明这一点的：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sup>①</sup>，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sup>②</sup>。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而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6—7页）

其次，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领导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的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不断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善于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本阶级而跟被剥削阶级的全体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sup>③</sup>，——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

①②③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被资本主义腐蚀的极少数工人贵族、以前的工联主义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部分抵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这种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不可估量。”（同上，第164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20—422页。

……整顿国家机关，使它精简廉洁，清除国家机关在我国建设时期所沾染的恶习和污秽，经常对贪污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人作斗争，——所有这些任务，如果没有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直接的和经常的支持，任何政党都是不能解决的。因此，任务就在于吸引千百万非党工人群众来参加我国的全部建设工作。需要使每个工人和每个诚实的农民都帮助党和政府实行节约制度，对贪污和分散国家后备的现象作斗争，驱逐戴着各种假面具的盗贼和骗子，健全并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75—476页。

### 3. 向群众学习，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 忽视群众经验的领导者决不是真正 的布尔什维克式的领导者

应该让他们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深刻的批判性自我检查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官衔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

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2页

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就象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而从来不对这些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象普列汉诺夫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或者象策烈铁里说“阶级应当自己约束自己”）一样。

列宁：〈国家与革命〉。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

211—212页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农民的学生，而不是农民先生。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

第29卷第182页

是的，我们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工人们自己在创造社会主义，无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我们是在这个实践中学习，并为正确地干革命的艺术打下基础。

列宁：〈在工业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列

宁全集〉第28卷第64页

正是现在，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高涨的时期，提醒对这些危险的注意是很适宜的，因为现在党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对于我们是有特殊价值的，现在关心群众的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训条，现在党在政策方面必须特别谨慎特别灵活，现在骄傲自大的危险是党在

正确领导群众方面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之一。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33页

关于这次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意义，我还要说几句话。列宁教导说：只有不仅善于教导工农，而且善于向工农学习的领导者，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些人听不惯列宁的这些话。但是，历史表明，列宁在这方面也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的确，千百万劳动者，工人和农民，是在劳动，在生活，在斗争。他们并不是白白地生活，他们在生活和斗争时，积累了很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忽视这种经验的领导者，决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者，——这一点难道可以怀疑吗？所以，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不仅应当教导工人，而且应当向工人学习。我当然不否认，你们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在这里，在会上，向我们政府领导人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我们政府领导人，也向你们，向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向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学到了许多东西。因此，同志们，谢谢你们的指教，非常感谢！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88页

……列宁曾教导我们，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我们领导者不应当骄傲，应当了解，我们虽然是中央委员或人民委员，但这还不是说，我们具备了正确领导所必需的一切知识。官衔本身并不提供知识和经验。称号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说，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还不足以实行正确的领导，因此必须以群众的经验、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人民的经验来充实自己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

这就是说，一分钟也不能削弱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更不用说断绝我们同群众的联系了。

最后，这就是说，要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普通党员的呼声、所谓“小人物”的呼声、人民的呼声。

正确领导是什么意思呢？

这绝不是坐在办公室发指示。

正确领导，这就是说：

第一、正确地决定问题，而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就非考虑群众的经验不可，群众能亲身体会到我们领导的结果；

第二、组织对正确决定的执行，但是要作到这一点，就非有群众方面的直接帮助不可；

第三、组织对这种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要作到这一点，还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

我们领导者只是从一个方面，我是说，从上面来看事物、事件和人的，因此我们的眼界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相反地，群众却是从另一个方面，我是说，从下面来看事物、事件和人的，因此他们的眼界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为了对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就必须把这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才是正确的。

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就是这个意思。

有两个例子说明列宁的这个原理是正确的。

这是几年以前的事。我们中央委员讨论了改善顿巴斯的情况的问题。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措施草案，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曾经三次把草案退回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曾经三次收到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草案。可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最后，我们决定从顿巴斯找几个工人、普通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同这些同志谈了三天。我们所有中央委员都应当承认，

只有他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这些“小人物”，才能启示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你们大概记得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顿巴斯采煤办法的著名的决议。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认为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这个决议是正确的、甚至认为是卓越的，而这个决议正是由基层的普通人启示我们做出的。

另一个例子。我指的是尼科拉延科同志的例子。尼科拉延科是什么人呢？尼科拉延科是一个普通党员。她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在整整一年中，她一直预告基辅党组织的情况不好，她揭发了小家族习气，对工作人员的市侩庸俗态度，压制批评的现象，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专横行为。她被赶走了，就象赶走讨厌的苍蝇一样。后来，有人为了摆脱她，竟把她抓起来并开除了党籍。无论是基辅的组织，无论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都没有帮助她获得真理。只是由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干涉，才帮助解开了这个难解的结扣。事情经过审查后，查清了什么呢？查清了尼科拉延科是正确的，基辅组织是不正确的。事实正是如此，分毫不差。而尼科拉延科究竟是什么人呢？她当然不是中央委员，不是人民委员，不是基辅州组织的书记，她甚至不是什么支部书记，她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普通党员。

由此可见，平常的人有时竟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真理。

象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几十个几百个。

由此可见，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劳动群众的经验、所谓“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导者的经验。

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只有当领导者和群众保持极密切的联系，领导者和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和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保持极密切的联系时，才能



做到这一点。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第145—147页

#### 4. 我们党和千百万非党群众之间的 联系愈实际，我们的成就愈可靠

从党同群众的联系来看，为什么党会强大有力呢？因为它在自己的周围有广大的同情党的非党积极分子。如果党在自己的周围没有这些广大的同情党的积极分子，它就不能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进行斗争。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分子的帮助，党就不能实现对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领导。这是基本的领导规律之一。

斯大林：《和宣传鼓动部会议的参加者的谈话》。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98—199页

总之，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我们党在农村中的某些当前任务，而且也有许多便于完成这些任务的有利条件。现在的问题在于更加同心协力地来着手执行这些任务。

这里应该记住列宁的不朽名言：我们党的力量在于保持党和千百万非党群众之间的活的联系，这种联系愈实际，我们的成就就愈可靠。

斯大林：《关于党在农村中的当前任务》（1924年10月22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70页

领导的艺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但是也不能跑得太远，因为跑得太远就是失掉群众而使自己孤立。谁想领导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和千百万群众的联系，谁就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落后的人，又反对跑得太远的人。

我们党所以强而有力和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在领导运动的时候善于保持和加强自己同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联系。

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列宁主义问题》第

372页

同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下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强大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

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一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失去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

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第147—148页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象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

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第148页

## 5. 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 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当具有十分纯朴的、坦率而鲁莽的决心的人民群众自己开始创造历史，毫不犹豫地直接实现“原则和理论”的时候，资产者就感到恐怖，哭哭啼啼地说“理性退到后面去了”。（小市民英雄们！不是正好相反吗？群众的理性而不是个别人物的理性出现在历史上不

正是在这个时候吗？群众的理性变成生气蓬勃的、实在的、而不是空洞的力量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吗？)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第223页

· 苏维埃政权正在全世界最伟大的人民革命的全部经验所指示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这条道路上迈进时所采取了一些主要步骤。在任何革命中，劳动群众都在创立新的国家政权这条道路上开始迈了几步。可惜，他们只是开始迈了几步，而不能将事业进行到底，不能创立新型的国家政权。我们已经创立了新型的国家政权，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427页

同志们，这个苏维埃政权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遵循了社会主义所固有的训条，彻底地坚决地依靠群众，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使社会上最受压迫最受摧残的阶层觉醒过来，走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起来创立社会主义。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第425页

富有历史意义的行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数便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对国家建设漠不关心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383页

我已经说过，只有比先前多十倍百倍的群众亲自参加国家建设、新经济生活建设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建成。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1页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即对少数居民实行镇压，同时，它又充分发扬民主，也就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加对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的处理。

列宁：《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4页

苏维埃政权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压迫而斗争的劳动者政权。首先起来进行这种斗争的，是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它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夺得了国家政权。

它团结了大多数农民。倾向于资本的，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只会是经商的农民，投机农民，而不是劳动农民。

最开展最觉悟的彼得格勒工人，为管理俄国输送了最多的力量。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有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的，资本主义不让这些人发展，我们却尽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涌现出来，让他们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发现这些质朴的不知名的新人材是不容易的。吸收那些长期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和恐吓的普通工农来参加国家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我们应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这种不容易的工作，更深入地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生力量。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列宁选集》第4卷第77页

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这个新阶级不是从书本、大会、演说而是从管理国家的实践中受到了教育，只有这个阶级把极广大的劳动群众吸引来参加管理工作，并制定出种种形式使全体劳动者容易参加管理国家和建立国家制度的工作，只有这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巩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才不会不巩固。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就会成为伟大的力量，把资本主义及其种种残余彻底消灭。

从阶级观点上一般地说来，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8—399页

俄国革命虽然才过去八个月，但它已经表明，新阶级把管理工作抓到自己手里以后是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的。尽管工作人员不够，行政机关还是不断地得到改进。我们的建设还处在看不见明显效果的阶段，敌人也时常指出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了许多工作。虽然困难很大，土地和工业已经转到劳动者手中，产品交换和粮食供应已在正常进行。必须使劳动群众独立担负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和建设工作。只有在实践中群众才会相信，旧的剥削阶级已经完全消灭。

我们主要的迫切的任务，就是管理、组织和监督。这是默默无闻的平凡的工作，然而正是在这一工作中，工人和农民的行政管理能力将日益有效地发挥出来。

列宁：《在省苏维埃主席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7—18页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

《列宁选集》第3卷第483页

……联合被压迫阶级中最活动、最积极、最觉悟的部分，即联合这些阶级的先锋队。他们应当用事实而不是用理论去教育全体劳动人民自动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

第27卷第141页

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消极的或破坏的工作。而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则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或资产者来完成的。他们所以能够不顾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反抗而比较容易地完成这种任务，是因为不仅当时受资本剥削的群众本身散漫，不够成熟，因而反抗表现得极其微弱，而且也因为那建筑在无政府状态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在广泛而深入地自发发展着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来作为基本的组织力量。

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建设性的工作，就是要把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大多数表现出有历史意义的独立创造精神之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的劳动群众能够积极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但是这只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即对产品的生产与分配实行普遍的最严格的计算与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

事实上社会化。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  
3卷第494—495页

改善国家机关，认真地改造它，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使国家机关成为同广大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群众本身对国家机关的经常和积极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吸收工人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到管理机关中来，不建立国家机关同劳动群众最“下层”的直接联系，要得到群众积极的和不断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  
第133—134页

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让工人们建立起自己监督自己工厂的制度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磅粮食都应当统计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统计。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  
第26卷第269页

## 6. 社会主义在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中前进

……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不是由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的最困难的问题。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

因此，十月革命就展开了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使剥削者停止自己的反抗，使他们不能不承认（虽然这对他们中间最开明的人来说也是很困难的）：剥削阶级的统治是再也不会有了，从今以后，指挥一切的是普通的小百姓，剥削者必须听从他们——尽管这对剥削者是一件多么不愉快的事，但也不得不如此。

这里会遇到许多困难，遭到许多牺牲，犯许多错误，这是一桩书本上读不到的、历史上没有见过的新事业。事情很明显，这是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过渡，采用别的方法是根本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过渡的。俄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个事实表明，最富有革命经验的就是革命群众自身（数百万人起来援助数十个党员），就是实际扼住了他们的剥削者的咽喉的革命群众自身。

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0—431页

然而，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

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5页

群众自己的朝气蓬勃的、强大的运动会象清除毫无用处的腐败东西，把杜撰的、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方案一起清除掉，自己则永远一往直前地前进。

我们亲眼看到的规模壮阔的运动的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

列宁：《生活在教导人们》。《列宁全集》第18卷第518页

这里我们不要作任何幻想，我们应当说，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做这项工作。经验表明（这个经验



我可以跟你们谈一谈)，我们在这方面无疑是突飞猛进了。不错，如果象资产阶级那样，光注意表面的成绩，抓住我们错误中的个别例子，那恐怕谈不上什么成就，但是我们的看法却完全不同。资产阶级抓住某个内河航运管理局的例子，证明我们曾经三番五次地改变这个机构；他们幸灾乐祸地说，苏维埃政权办不了什么事。我却回答说：是的，我们象改变铁路管理局一样，曾经好多次改变我们的内河航运管理局，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大力改组国民经济委员会。改革的意义就在于：把社会主义从只有一无所知的人才去谈论的教条、从书本和纲领变成实际的工作。现在工人和农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

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改革的意义就在于：第一次抛弃了资产阶级官僚旧机构，即资产阶级管理体系的旧机构，为工人和农民亲自担负异常困难的事业创造了条件，如果把事业的困难方面向自己隐讳起来，那是令人可笑的，因为资本家和地主几世纪来压迫着千百万人，他们只是追求一个目的：管理土地。现在，几个星期以来，几个月以来，由于战争剧烈的疯狂的破坏，整个俄国受到了创伤，人民好象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在这样的时候，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给我们遗留下严重的破坏局面，新的阶级，即工人和不剥削雇佣工人、不靠粮食投机发财的农民应该担当起新的事业、新的建设。当然，这个事业是异常艰巨的，但也是大有成效的。每做一个月这样的工作和实验就等于我们历史上的十年，甚至于二十年。我们丝毫不害怕向你们承认，你们看了我们的法令以后会知道，我们是经常修改法令的；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什么现成的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有可以分条列款的社会主义。如果现在我们能够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苏维埃宪法，那只是因为在我国各个角落里苏维埃已经建立起来，并且经受了

考验,只是因为你们创立了宪法,你们在全国各个角落里试用了宪法;十月革命以后仅仅过了半年,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差不多过了一年,我们就能够写出现在实际上已经存在着的東西。

列宁:《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0—481页

我们一致同意,害怕向社会主义前进是最卑鄙的行为,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我们一致同意,走这条道路应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主要是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我们要先实现这些措施以及类似的其他措施,那时就看得更清楚了,因为比最好的党纲丰富百万倍的实际经验将无限地扩大我们的眼界。这方面也许,甚至肯定地、甚至无疑地非采取过渡的“配合形式”不可;比如说,我们不能把雇用一两个工人的小经济一下子实行国有化,甚至无法对它们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尽管小经济的作用将微不足道,尽管它们将被银行和托拉斯的国有化束缚住手脚,尽管如此,但只要资产阶级关系的小角落还存在,那怎么能抛弃最低纲领呢?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勇敢地进行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但同时也要冷静地考虑各种事实,我们没有权利抛弃最低纲领。

列宁:《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2—153页

至于具体的建议,尼·布哈林同志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重复早已说过的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在文章里列举了一些示范性的改革,这是很有趣、很有教益的,归根结底就是对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进行调节。这一点例如在我的草案里已经概括地提到了,并且紧接着有“等等”的字样。现在要再进一步,要使个别措施具体化,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在采取新型的基本的措施以后,在实行银行国有化以后,在着手推行工人监督以后,许多事情将会看得更清楚,经验将告诉我们大量的新事物,因为这

将是千百万人的经验，是千百万人自觉地参加新经济制度的建设的经验。当然，在文章、小册子、讲演里可以规定新的东西，作出计划，加以评价，整理各级苏维埃或供给委员会的地方性的、局部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有益的工作。但是过早地把许多琐碎的细节加进党纲，甚至是有害的，只能把我们的双手束缚在细节上。我们必须有一双自由的手，才能在我们完全踏上新道路之后更有劲地创造新的东西。

列宁：《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3页

民主集中制决不排斥自治制和联邦制，同时也丝毫不排斥各个地区以至全国各个公社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有采取各种形式的完全自由，而且相反地还要以这种自由为前提。把民主集中制同官僚主义和公式主义混为一谈，是再错误不过的了。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铁路、邮电和其他交通运输等经济企业的工作有绝对的严整性和统一性；同时，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顺利地发展。因此，组织竞赛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要求实行上述的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它表示可能找出改革俄国的经济制度的最正确最经济的办法。一般说来，这种办法大家都是知道的。这就是向建立在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大经济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国家劳动公社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这种多样性愈是丰富（当然，不是标新立异），我们

就能愈可靠愈迅速地达到民主集中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在我们要组织竞赛,就是说,要保证进行公开的报道,使国家所有的公社知道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其次,可以评比这个和那个公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最后,可以保证各个公社实际运用其他公社取得的经验,可以保证相互交换在国民经济或国家管理的有关部门中显得最好的物力和人力。我们过去受尽资本主义制度的压抑,所以现在不可能确切地设想,在劳动群众中,在这个大国的各种各样的劳动公社中,在一向死气沉沉、忍气吞声地执行资本家的计划的计划的知识分子中,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力量,在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下还能够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为这些力量扫清道路。如果我们把组织竞赛的任务作为我们国家的任务提出来,那末,在实行苏维埃国家制度的原则的条件下,在废除土地、工厂等私有制的条件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成绩,而这些成绩会给我们提示出未来的建设形式。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0—191页

### (三)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 引导群众前进

#### 1.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创造独立的 思想体系,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 从外面灌输给他们

我们已经说过,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 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

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① 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的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248页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②，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

① 工联主义决不排斥一切“政治”，象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说明。

②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或多或少地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一般工人的觉悟水平，使他们不要自限于被故意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范围内，而要学习多多理解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限于”，而是被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为知识分子写的读物的，而只是某些（恶劣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制度的情形，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作者注

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纲领进行，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sup>①</sup>。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258页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

①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确定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它使自发性受它支配。通常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工人事业》杂志恰恰忘记和曲解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作者注

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我们对于为了给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93页

有些人说，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已经创立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也会创立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说，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完全是多余的。但这是极大的错误。要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法则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考茨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着重号是卡·考茨基加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

因此，列宁说：凡是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对它袖手旁观的人，凡是经常轻视社会民主党的意义而让位于司徒卢威—祖巴托夫一伙的人，都以为这个运动本身就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但这是极大的错误”。有些人以为在九十年代举行罢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经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但这也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而且“本来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

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继续写道：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他们两个都是工人）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

这一切可以大致设想如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有工人，也有厂主。他们之间进行着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暂时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当工人已在进行斗争时，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却还无影无踪…… 对的，工人在斗争着。然而他们是各自反对自己的厂主，和自己的地方当局发生冲突；那里在罢工，这里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那里在向当局要求权利，这里在宣布抵制；有些人在谈论政治斗争，另一些人则在谈论经济斗争，如此等等。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已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也不是说：他们的运动的目的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确信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象确信旭日必然东升一样，他们认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工具等等。

与此同时，科学在发展着。工人运动逐渐引起科学的注意。大部分学者有了一种想法，认为工人运动是些不安分守己的人的骚动，不妨用皮鞭去开导他们。另外一些学者则以为富人应该分给穷人一点残羹剩饭，即认为工人运动是乞丐运动，目的是要讨得一些施舍。在一千个这样的学者中间，也许只有一个能够科学地观察工人运动，科学地研究全部社会生活，注意阶级间的冲突，倾听



工人阶级的怨声，并且终于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它也和封建制度一样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把它否定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只能由无产阶级经过社会革命来建立。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正在被创立着。

当然，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正确的是：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88—91页

## 2. 提高群众的觉悟，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整个工人阶级和千百万劳动者

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即马克思主义的——编者注）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

列宁：《国家与革命》。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92页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  
第29卷第164—165页

我们的工作是以正确估计当前阶级的利益和全民发展的需求为基础的。我们正在把并且今后还要把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军队团结在推翻沙皇政权并由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这个口号的周围。提高群众的觉悟，现在也同任何时候一样，仍然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容。然而不要忘记，除了这个一般的、经常的、基本的任务以外，俄国当前局势还提出了特殊的专门的任务。我们决不要作书呆子和庸人，我们决不要用一些关于我们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候都有永远不变的责任的空洞借口，来推脱当前的这些特殊任务，推脱当前这种斗争形式的专门任务。

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列宁选集》第1卷  
第670—671页

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整个哲学的意义。

列宁：《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列宁全集》第10卷第452页

与“领导工会斗争的任务”并列的，只能是领导整个政治斗争的任务，领导整个思想斗争的任务，而决不能是政治斗争或思想斗争的某种局部的、一定条件下的、目前时期的任务。这两点应当代之以如下的内容：指出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政治斗争，不忘记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教育整个工人阶级，必须力求使工人运动的各个方面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列宁：《给谢·伊·古谢夫》(1905年10月13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361页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尽一切力量来提高广大农民阶层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当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

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列宁全集》

第12卷第199页

每一个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知道,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只应该依靠实例的力量,依靠农民群众对实际生活的认识。农民群众认为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才是合适的呢?这就是现在实际摆在俄国农民面前的问题。农民群众自身能怎样来赞助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呢?农民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我们对他们是完全信任的。

列宁:《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9页

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9页

加深和扩大对群众的工作和影响必须经常进行。不这样做,社会民主党人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了。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小组,如果不经常地、不间断地进行这项工作,就不能算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我们严格地单独组成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意义,在相当的程度上就是为了我们能够经常不断地进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尽可能把整个工人阶级提高到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水平,坚决不让任何的政治风暴——尤其是虚假的政治转变——诱惑我们放弃这项重要工作。不进行这项工作,政治活动必然会变成儿戏,因为这种活动对无产阶级的意义是大是小,全要看它对这一阶级的群众的发动,引起这一阶级的注意,推动它积极带头参预事件的情况如何。这项工作,我们已经说过,永远是必要的;在每次失败以后,可以而且必须提起它,应该强调它,因为这项工作的薄弱始终是无产阶级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每次胜利以后,也应该经常提起它,强调它的意义,否则胜利将会是表面的,胜利的果实将得不到保障,从我们为达到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整

个伟大斗争的角度来看，胜利的现实意义将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如果局部的胜利使我们失掉警惕，如果我们对不可靠的同盟者所抱的怀疑态度有所动摇，如果我们放过进一步更加猛烈地攻击敌人的时机）。

列宁：《论政治同教育学的混淆》。《列宁全集》第8卷第422页

### 3. 党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

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

列宁：《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00页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651页

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

……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参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5—36页

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同他们隔离开来。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10页

反对派说得对，党应该向前迈进。这是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遵守这个原理就不成其为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全部真理是：党不仅要向前迈进，而且要带领千百万群众。向前迈进而不带领千百万群众，事实上就是脱离运动。向前迈进而脱离后卫，不善于带领后卫，就是冒进，就会使群众运动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前进。列宁式的领导其实就在于使先锋队善于带领后卫，使先锋队向前迈进而不脱离群众。然而为了使先锋队不脱离群众，为了使先锋队真正能带领千百万群众，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使群众自己根据本身的经验确信先锋队的指示、指令和口号的正确。

反对派倒霉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承认这个领导千百万群众的普通的列宁原则，他们不懂得没有千百万群众的支持，单是一个党，单是一个先进的集团，是无法进行革命的，革命归根到底是要由千百万劳动群众来“干”的。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

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7页

共产党员(也和一般顺利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一样)如果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顺利的共产主义建设。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603页

## 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 王国的飞跃

### (一)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利用它们 以造福于社会

#### 1.规律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 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  
第2卷第156页

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46页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同样人人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从社会总劳动中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

必然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状态中能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是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实现的。这些规律在唯一继续存在的社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各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实现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页

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则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10页

某些同志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规律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他们认为,由于历史赋予了苏维埃国家以特殊作用,苏维埃国家、它的领导人能废除现存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创造”新的规律。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

这是不是说，例如，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即自然力发生作用的结果是根本无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坏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以不受人们影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现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认识了它们的发展规律，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把这些过程除外，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就是说，人们是能够影响自然界过程的。在一切这样的场合，人们如果认识了自然规律，考虑到它们，依靠着它们，善于应用和利用它们，便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引导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坏力转而有利于社会。

我们且从许许多多的例子中举出一个来看。在上古时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庄稼的毁灭，曾经被认为是无法防止的灾害，是人们无力抗拒的。可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当人们学会了修筑堤坝和水电站的时候，就能使社会防止在从前看来是无法防止的水灾。不但如此，人们还学会了控制自然界的破坏力，可以说是学会了驾驭它们，使水力转而有利于社会，利用水来灌溉田地，取得动力。

这是不是说,人们因而就废除了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创造了新的自然规律、新的科学规律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防止水的破坏力量发生作用并利用它以利于社会的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丝毫没有违反、改变或消灭科学规律,没有创造新的科学规律的。恰恰相反,这一整个工作程序是确切地根据自然规律、科学规律而实现的,因为对自然规律的任何违反,即使是极小的违反,都只会引起事情的混乱,引起工作程序的破坏。

对于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政治经济学规律——无论指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都是一样,——也必须这样说。在这里,也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规律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不同,不是长久存在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规律。但是原来的这些规律,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让位给新的规律,这些新的规律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39—541页

总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是客观规律,它们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否认这个原理的人,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而否认科学,也就是否认任何

预见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否认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和众所周知的，可是里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而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复众所周知的真理。当然，这里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如果以为不值得花费时间来重复我们所知道的某些真理，那就不对了。问题在于，每年有成千的年轻的新干部靠近我们领导核心，他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帮助我们，抱着热烈的愿望要显一显身手，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真理，而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使他们惊愕万分，苏维埃制度异乎寻常的成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于是他们就以为，苏维埃政权是“无所不能”的，对它来说“什么都是轻而易举”的，它能消灭科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同志呢？应该怎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呢？我认为，有系统地重复所谓“众所周知”的真理，耐心地解释这些真理，是对这些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最好的办法之一。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4—545页

## 2. 人们能够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并 利用规律为自己服务；但是人们 不能“消灭”或“创造”规律。

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  
着客观世界，依赖于它，以它来规  
定自己的活动。

(略)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200页

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552页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518页

……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

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准确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435—436 页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象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19—320 页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6—207页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

因为他（指卡·马克思——编者注）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力图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规律确立的，只是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这种逐渐的变化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在社会关系方面也在发生着，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到现在为止.....

有人说，经济规律具有自发性质，这些规律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会在它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不对的。这是把规律偶像化，是让自己去做规律的奴隶。已经证明，社会在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认识了经济规律以后，依靠它们，就能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并“驾驭”它们，正如在自然力及其规律方面的情形一样，正如上面所举的江河泛滥的例子一样。

有人援引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特殊作用，仿佛这种作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去消灭现存的经济规律，并“制定”新的经济规律。这也是不对的。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能象以往的革命那样，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一种剥削形式，而必须消灭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消灭了什么现存的经济规律，“制定”了什么新的经济规律，而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如果没有这个规律，不依靠这个规律，苏维

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经济规律，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之所以还没有为自己开辟出道路来，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上腐朽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经济规律的另一个特点。在自然科学中，发现和应用新的规律或多或少是顺利的；与此不同，在经济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腐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遇到这些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因此，就需要有能够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社会力量。当时我国有了这种力量，这就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在其他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这种力量。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粉碎旧的社会力量，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之所以在我国获得了充分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秘密就在于此。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的经济规律。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



要求。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这也是不对的。规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规律,那也就能消灭规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规律。“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虽然关于改造经济规律的公式,早已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可是为了准确起见,必须把这个公式抛弃。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规律。

因此,当人们讲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经济力量,讲到“支配”它们等等的时候,他们决不是想说:人们能够“消灭”科学规律或“制定”科学规律。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说,人们能够发现规律,认识它们,掌握它们,学会熟练地运用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从而征服它们,求得支配它们。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42—544 页

### 3. 唯心主义者企图以自己的愿望改造 规律不能不遭到失败

人的智慧发现了自然界中许多奇异的东西,并且还将发现更多的东西,从而扩大自己对自然界的统治,但这不是说,自然界是我们的智慧或抽象智慧所创造的,即华德的神、波格丹诺夫的“代换”等所创造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288 页

英国人毕尔生以他特有的明确性表示：“科学的定律与其说是外部世界的事实，不如说是人心的产物。”<sup>①</sup>“凡是把自然界说成人的主宰 (sovereign) 的诗人和唯物主义者，都过于容易忘记：使他们惊叹的自然现象的秩序和复杂性，最低限度也象人本身的记忆和思想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产物。”(第 185 页)“自然规律的广括性质应当归功于人心的机敏。”(同上)第三章第四节这样写道：“人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一说法要比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这一相反的说法有意义得多”，但是，这位尊贵的教授痛苦地承认，后一(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幸得很，现在太流行了”(第 87 页)。第四章是论述因果性问题的，其中第十一节表述了毕尔生的论点：“必然性属于概念的世界，不属于知觉的世界。”应当指出，对毕尔生说来，知觉或感性印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在一定知觉系列不断重复时具有的均一性中，即在知觉的常规中，没有任何内在必然性；可是知觉常规的存在是思维者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必然性包含在思维者的本性中，而不包含在知觉本身中；必然性是认识能力的产物。”(第 139 页)

我们的这位马赫主义者(马赫“本人”曾一再表示和他完全一致)就这样顺利地达到了纯粹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个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的公式是信仰主义的公式。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61—162 页

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 《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

① 《科学入门》第 2 版第 36 页。

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0年6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1—672页

……正是这些人(指苏黎世三人团的卡·赫希伯格、爱·伯恩斯坦和卡·奥·施拉姆。——编者注)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2—373页

他们(指尼·米海洛夫等人。——编者注)想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这些他们所不了解的社会关系的企图和努力不能不遭到失败。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69页

## (二)从事物的多方面的联系中 来把握因果联系

- 1.对历史事件应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  
以及它们还没有显示出来的后果

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52页

……物质及其存在方式，运动，是不能创造的，因而是它们自己的终极的原因；同时，如果我们把那些在宇宙运动的相互作用中暂时地和局部地孤立的或者被我们的反思所孤立的个别原因，称之为起作用的原因，那末我们绝没有给它们增加什么新的规定，而只是带入了一个混乱的因素而已。不起作用的原因决不是原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第598页

至于说到恩格斯，如果我没有弄错，他当时用不着专门在因果性问题上以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去驳斥其他派别。对他来说没有这种必要，因为他在关于整个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已经十分明确地同一切不可知论者完全划清了界限。谁要是稍微认真地读过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就一定会明白，恩格斯不容许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存在有丝毫怀疑。我们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章里说道：

“为了认识个别方面〈或世界现象总画面的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natürlich)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方面逐个地加以研究。”(第5—6页)这种自然联系即自然现象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很明显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  
第2卷第156页

原因决不能高于结果，结果仅仅是公开显示出来的原因。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63页

《……总之，结果并不包含……原因中没有包含的东西》……(第226页) [677] 反过来也是一样……

因此，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

.....

因果性只是片面地、断续地、不完全地表现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 **注意**

**注意**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68页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说——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

.....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 = 在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抓住、被把握住内部联系的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70 页

革命不是按定单进行的，也不会正好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发生，革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是在许多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凑在一起的时候爆发的。

列宁：〈在莫斯科省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514 页

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36 页

因此，人的因果概念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客观联系稍许简单化了，只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人为地把一个统一的世界过程的某些方面孤立起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57 页

……〈告诉糊涂虫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一切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在现实中，有着我们以为是因果联系的东西，有着自然界的客观的因果性或必然性。〉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

第2卷第368页

## 2. 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此地是结果，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62页

……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外表和实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分析表明，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31页

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它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西，那末，这从物质的形式变换中得到了证明，在那里等价性是用

数学来证明的。这种等价性在量度中早已被承认了：力以它的表现来量度，原因以结果来量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第624页

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



当你读到黑格尔关于因果性的论述时，一开始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对于康德主义者所喜爱的这个题目谈得这样少。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在他看来，因果性只是普遍联系的一个规定，而他早已在自己的所有的阐述中深刻得多和全面得多地把握住了这种普遍联系，并且从一开始起就一直就强调这种联系、相互转化等等。把新经验论（即“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的“挣扎”同黑格尔解决问题的方法，更确切些说，同他的辩证方法加以比较，是极有教益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72页

### 3. 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得到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那些停留在这里的人的思维是何等浅薄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第552页

因此，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的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的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

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被人类的秩序、规律等等观念仅仅近似正确地反映着的客观因果性。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同他承认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对象、物体、物的客观实在性是分不开的。费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而所有其他的观点，说得更确切些，在因果性问题上的另外一条哲学路线，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路线，被费尔巴哈公允地列为信仰主义的流派。因为事实上很明显，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即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的主观主义路线，不仅把人类理性和自然界分隔开来，不仅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并且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休谟和康德的因果性理论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5—156页

……因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因果性学说根本就是唯心主义的谎话，这是无论用多么响亮的有关“实证论”的词句也掩盖不了的。休谟和康德在因果性理论上的差别是次要的、不可知论者之间的差别；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他们都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这就注定他们必然得出某种唯心主义的结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65页

### (三)应当在方法论上分清可能和现实

#### 1.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分析事物应当从现实出发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列宁：《论策略书》。《列宁选集》第3卷第27页

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以现实的东西，而不是以可能的东西为依据的。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2月25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6页

如果您（指恩·德·基克纳泽。——编者注）以为承认可能性便可以改变策略，我看，您是把可能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混淆起来了。不合逻辑到了极点。

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转化为资产者是可能的，反过来也是可能的。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我现在就认为目前的资产者普列汉诺夫是社会民主党人呢？不，不能。那末有没有可能呢？这要等可能变为现实时再说。

仅仅是如此而已。就是说，应当在“方法论”（您来信谈到它）上分清可能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

任何的转化都是可能的，甚至傻瓜也可能转变为聪明人，但是这种转化很少成为现实。所以，我不能仅仅根据一种转变的“可能性”就认为这样的傻瓜不再是傻瓜了。

列宁：《给恩·德·基克纳泽》（1916年11月）。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0—231页

可见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分裂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也决不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在我国制度内存在着防止这种分裂和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可能性。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把防止分裂的可能性变成现实，首先必须埋葬机会主义的自流论，必须挖掉资本主义的根……

由此可见，必须把我国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利用这些可能性即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严格区别开来。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6页

因此，如果说，任何数是由相加起来的一所组成，因而自身包含着1，那末，1自身也同样包含着其他一切数。这不只是可能性，因为我们能仅仅用1来构成任何数；而且是现实，因为1是其他任何数的一定的幂。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04页

关于“可能性”这个问题，黑格尔指出这一范畴的空洞性，并在《哲学全书》中说道：

《某一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要取决于内容，也就是说，取决于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而现实在自己的发展中表明自己是必然性。》（《哲学全书》，全集第6卷第287页①[242]②第143节的附释。）

① 指《黑格尔全集》1840年柏林德文版第6卷的页码。——原编者注

② 指《黑格尔全集》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1卷的页码。——原编者注

“现实的各个环节的整体、总和，  
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

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  
开(注意) = 辩证认识的本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  
第38卷第166页

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 2. 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具有 一系列的条件

苏维埃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巨大可能性。但是，

① 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里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

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就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党的路线和正确执行这条路线起着远非次要的作用。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5页

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4页

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3页

……假如还有百分之一的机会，那还是值得来试一试把这种可能性(指俄国十月革命前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编者)变成现实的。

列宁：《论妥协》。《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1页

\* 此处省略了作者的一个注释。——编者注

## (四) 在偶然性发生作用的地方 要看到必然性

### 1. 事物的发生、发展、灭亡都有其必然性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2页

(略)

必然性和  
普遍性是  
不可分割的  
.....

列宁：《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34页

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其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主义。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这是唯心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67页

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5页

马克思主义者则用人们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来解释这一事实，指出这种关系在商品经济中形成，它使劳动成为商品，使劳动从属于资本并提高劳动的生产率。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产物。因此，他认为出路不在于胡说什么代替资产者的人们“无疑地能”做出什么来（要知道，首先需要的还是“代替”，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空谈或向社会和国家呼吁是不够的），而在于发展该经济制度中的阶级矛盾。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新版第1卷第318页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



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谁要我们放弃马克思的方法，放弃这个实际上已经光辉地证明并且还会继续证明是正确的方法，谁就必须在下面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根本否定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思想，这样就会抛弃科学地论证社会学的一切企图；或者应当说明从其他因

素（例如伦理观点）怎样得出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哪怕用远远不能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相比拟的分析来说明。

列宁：《书评——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列宁全集》第4卷第170页

大家都同意，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4页

战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基督教牧师（他们宣扬爱国主义、博爱与和平并不比机会主义者差）所认为的“罪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阶段，它与和平一样，是资本主义生活的合乎规律的形式。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第21卷第22页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 hoc [在这以后]，但不是propter hoc [由于这]（《全书》第1部第84页）<sup>①</sup>。这是如此正确，以致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来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的一天。但是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 hoc，那末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9—550页

①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39节：“经验的观察……使我们觉察到一个跟着一个的变化……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表示出关系的必然性。”——原编者注

## 2. 必然性隐藏在偶然性之中，只有在对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必然性

形而上学所陷入的另一种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逻辑范畴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这两者是同一的，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又是偶然的——这怎么可能呢？常识和具有常识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范畴。一个事物、一个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二者是并列地存在于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过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而整个问题，就只在于不要把这两类互相混淆起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0—541页

与此对立的是决定论，它从法国唯物主义传到自然科学中，并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承认这种必然性，我们也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走出来。无论我们同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一起把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象土耳其人一样叫做天数<sup>①</sup>，或者就叫做必然性，这对科学来说是完全一样的。在任何这样的情况下都谈不到对因果连锁的探索，因此，我们不论是在这种情况下或是在那种情况下都一点也不更聪明一些，所谓必然性仍旧是一句空话，因而偶然性也依然象以前

① 天数是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是土耳其人的一个术语，意即定数、命运、天意。

一样。……

这样，偶然性在这里并没有从必然性得到说明，而倒是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如果某个豆荚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这一事实，是和太阳系的运动规律或能量转化规律处于同一等级，那末实际上不是偶然性被提高为必然性，而倒是必然性被降低为偶然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1—542页

……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

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愈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平均轴线，您就会发觉，被考察的时期愈长，被考察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

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在这一切因素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数的偶然现象（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证实，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不予注意）为自己开辟道路。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45页

在第二卷中，我们对于这个流通领域当然只能就它所产生的各种形式规定进行说明，论证资本的形态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这个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就每一个别情况来看，这个领域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因此，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第936页

## (五)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1. 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

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sup>①</sup>。”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

①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原编者注

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象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凭借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么一段时间的历史。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页

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反杜林论》），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也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2页

必然性  
变成自由时并  
没有消失

《……必然性所以转为自由不是由于必然性的消失，而只是由于它的内在同一表现出来了。》（第241—242页）[692—693]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1页

……无论卢那察尔斯基，或者其他一群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都“没有看出”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在认识论上的意义。他们读也读过，抄也抄过，可是什么都不了解。

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并且根据这种认识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我们的观念中而决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 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Naturnot-



wendigkeiten)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德文第5版第112—113页)①。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整段论述是以哪些认识论的前提为根据的。

第一,恩格斯在他的论述中一开始就承认自然规律、外部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就是说,承认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叫作“形而上学”的一切东西。如果卢那察尔斯基愿意好好地想一想恩格斯的“惊人的”论述,就不可能不看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基本区别,后二者否认自然界的规律性或者宣称它只是“逻辑的”等等。

第二,恩格斯没有生造自由和必然的“定义”,即反动教授(如阿芬那留斯)和他们的门徒(如波格丹诺夫)所最感兴趣的那些经院式的定义。恩格斯一方面考察人的认识和意志,另一方面也考察自然界的必然性,他没有提出任何定义,只是说,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而人的意志和意识是第二性的。后者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适应前者。恩格斯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无须多费唇舌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会埋怨恩格斯给唯物主义所下的一般定义(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请回想波格丹诺夫在这一点上的“困惑莫解”!),同时又认为恩格斯对这个一般的基本的定义的一次个别应用是“惊人的”,是“异常确切的”!

第三,恩格斯并不怀疑有“盲目的必然性”。他承认存在还未被人认识的必然性。这从上面所引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从马赫主义者的观点看来,人怎么能够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是存在的呢?怎么能够知道还未被认识的必然性是存在的

①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154页)。

呢？这难道不是“神秘主义”，不是“形而上学”，不是承认“物神”和“偶像”，不是“康德主义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吗？如果马赫主义者细想一下，他们就不会看不出，恩格斯关于物的客观性质的可知性和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点，同他关于盲目的、还未被认识的必然性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每一个个人的意识的发展和全人类的集体知识的发展在每一步上都向我们表明：还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之物”，盲目的、还未被认识的必然性、“自在的必然性”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的必然性”。从认识论上说，这两种转化完全没有差别，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基本观点是一个，都是唯物主义观点，都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外部自然界的规律，并且认为这个世界和这些规律对人来说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但又是永远认识不完的。我们不知道气象中的自然界的必然性，所以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天气的奴隶。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必然性，我们却知道它是存在的。这种知识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它同物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这种知识同出一源，就是说，从我们知识的发展中得来的。我们知识的发展千百万次地告诉每一个人，当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的时候，不知就变为知，相反地，当这种作用的可能性消失的时候，知就转化为不知。

第四，在上面所引的论述中，恩格斯显然运用了哲学上“获生的跳跃”方法，就是说，作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跳跃。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追随的那些博学的（也是愚蠢的）哲学教授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容许自己作出这种对“纯科学”的代表说来是可耻的跳跃。对他们说来，要想尽办法狡猾地用文字来捏造“定义”的认识论是一回事，而实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

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把这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  
第2卷第189—192页

在许多愿意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看来，目前情况的全部特点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于抽象地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在两者之间安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名词：“飞跃”（有些记得恩格斯著作的片断的人，还补上更加意味深长的一句：“由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的飞跃”<sup>①</sup>）。大多数的所谓社会主义者，他们只“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认真钻研过问题，都不善于思考：社会主义的这位导师所说的“飞跃”，是指全世界历史的转变关头，并且这种飞跃往往包括10年或更多的年代。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  
27卷第251页

把黑格尔庸俗化了的诺埃尔在谈道德、自由等等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谈到自由是对必然性的理解。

列宁：《诺埃尔〈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札记》。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66页

某些同志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规律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

<sup>①</sup>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的这样一个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将获得支配自己生产资料的权力；他们将摆脱社会经济关系的压迫而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性”<sup>①</sup>。究竟“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规律（“必然性”）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以利于社会。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著作中说道：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sup>②</sup>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39—542 页

## 2. 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实现对社会规律自觉 驾驭和熟练运用的自由王国，开始了人 类完全自觉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新时代； 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 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预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125 页。——原译者注

② 同上，第 308 页。——原译者注

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那末上述情形是不能不如此的。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崩溃。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本国人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457—458页

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

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历史中也绝对是经验的事实。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说来是如此神秘的力量,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下面要谈到这一点),以及随着私有制遭到与这一革命有同等意义的消灭,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这从上面的叙述中已经一目了然。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一种异己的、统治着他们的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页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象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

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320页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

## 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323页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第926—927页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Makesi Engesi Liening Sidalin  
Lun sixiang fangfa he gongzuo fangfa  
温济泽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350×1168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259,000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6,500

书号 1001·1237 定价 1.25元